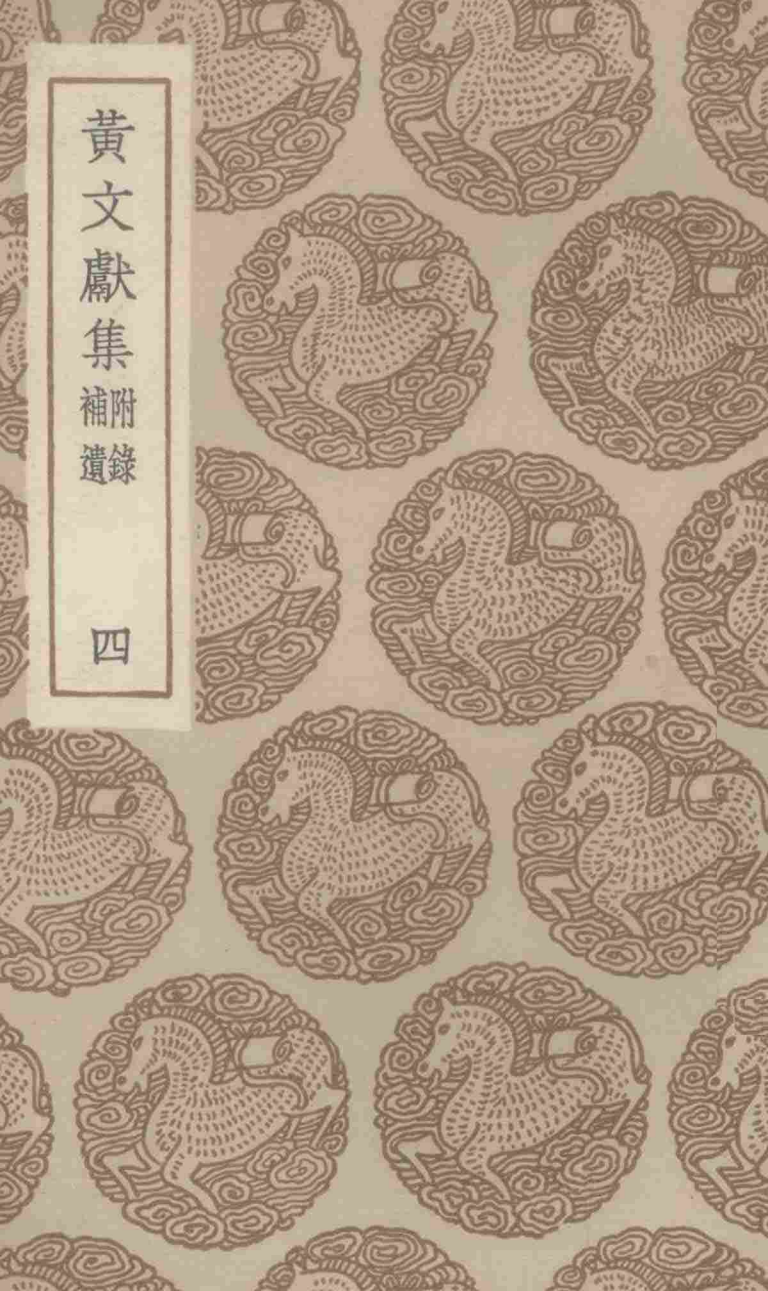


黃文獻集
補附
遺錄

四





黃文獻集

附錄補遺

(四)

黃潛撰

黃文獻公集卷之六

序

送李子貞序

始予忝由進士起而署督運使。數艤舟鄞江上。李君子貞時爲儒學官。方從容揖諸生。升降酬酢於俎豆間。顧予冒不測之險。躬執賤事。日夜與持籌小吏較其錙銖。暇日過予。輒爲之太息不已。後予秩滿受代去。而子貞隨牒遠方。爲巡官括蒼山中。進則降氣卑色。以偵伺其上官。退則與邏卒同其甘苦。於重山密林。烟火寂寥之境。予聞之。又未嘗不爲子貞太息也。今年秋。相見京師。則子貞已改調婺郡文學。予亦承乏教國子于上庠。旣與之握手道舊。故以相慰藉。子貞行有日。謂予盍以一言志其別。夫任人之道。必其材與事稱。是以習而安焉。然人之才品。有萬不齊。非有司所能周知也。爲士而不得守其職業。豈獨子與子貞然哉。今天子明聖。慎簡輔弼。侍從之臣。以秉鈞持衡。俾吾徒獲返其初服。甚幸。若夫指道德性命之言。爲吏議所不急。而惟以簿書出納爲問。此則儒者自失其職業。而非有司之過也。子貞閱歷之久。識量絕人。必能舉其職業。而不以是瑣瑣者自累矣。予故婺之諸生也。他日歸而從先生長者游於鄉校。觀人才之秀出。而樂夫教之成。其爲慰幸。又奚止向之所云而已耶。是用弗讓。而志其歲月以俟。

送饒安道序

天子之學。以教國之貴游子弟。而田里之秀民。亦得用舉者受業其間。餐錢固不以煩縣官。而滿百人輒止。後至而久次者。必員有闕。乃得補其處。此今之定制也。予以非才。忝預教事。饒君安道。自臨川攜其子而來。既俾奉贄堂上。以禮見。顧以限於常員。未及執經就列。與諸生齒。安道告予。將與俱歸家食。以需次。願得一言爲別。嗟夫。古之秀士。升于司徒。升于學者。皆近在王畿六鄉六遂之中。今也。乃使之挈挈然。往而返。五千里不啻。何以能無銷沮其志氣乎。大學之法。當其可之謂時。是故人生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十五而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學禮舞大夏。今也。乃使之曠日以俟。遠者或十年。近者猶四三年。何以開發其聰明。而能蚤有知乎。國家施教導民之初意。宜不若是。予所爲太息而未如之何也。予聞安道。通古醫經。而精其術。其在京師。未始少出。以自售。徒爲其子來耳。計其復來。予必已代去。而不得與其子。卒成師弟子之禮。安可無以識其別乎。魯人之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鄭人之詩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蓋未有拒人於五千里外。而持以十年之久者。雖然。此諸侯之學也。況天子之學乎。幸而有能陳詩以諷于上。用古之道。變今之法。則安道父子之來。予猶及旦夕待也。庸識其所望者。於羣公贈言之篇端。以俟焉。

東郡志序

南山宋公。以待御史致政居滑州。滑領二縣。而治白馬。白馬。故東郡地也。公暇日。閱前史及他傳記。得東郡事。參以舊聞。作東郡志十有六卷。屬潛序之。潛竊惟昔之言地理者。有圖有志。圖以知山川形勢地之

所生而志以知語言土俗博古久遠之事。是以成周之制。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道地圖以詔王者。有土訓之官焉。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方志以詔王者。有誦訓之官焉。凡皆達於朝廷而關於政令。不特以資學士大夫之汎覽而已。後世列郡。或有志無圖。或以圖合於志。而未嘗領於王官。有司率謂非吏議所急。漫不加省。幸其士之有文學而好事者。奮然欲以述作爲己任。而偏州下邑。僻陋之境。無故家大老文獻之足徵。其書雖粗具。而莫能詳覈。甚者遂缺而弗具。儒臣史家。卒有所詢訪。往往無以應。遺文軼事。不得附見簡牘之末者多矣。況其大者乎。滑固名州。公又以耆哲爲是州之望。文獻有足徵者。宜其爲書纂輯也。備考據也。精所記人才消長。風俗盛衰。上可明教化之得失。而裨益乎治道。古今文華事實沿革之故。下可俟采錄而垂之無窮。豈託於空言以爲著述者。可同日而語哉。潛是用序其大略如此。使覽者知是書非獨爲一州之榮觀也。

科名總錄序

登科有記尙矣。而鄉貢之士。未有記之者。昔未始有而今記之。以昔之所取者衆。不易殫舉。今之所取者寡。可以遽數也。取之衆。則其求也廣。取之寡。則其擇也精。於至廣之中。而得其至精者焉。則今之上於春官者。皆昔之宜登于天府者也。況夫或被特恩。而躋顯仕。爲時聞人。或由辟舉。而能以材自奮。可使其氏名無所考見歟。鄱陽徐勉之。當場屋之初廢。裊然偕計吏來京師。所謂登科記。已不可復續。乃會粹國朝凡預鄉薦者之氏名。合若干人。次第成編。號曰總錄。蓋以士之歌鹿鳴而來。亦一時之榮遇。非謂祖宗菁

莠豐芑之澤爲止於是而已也。上方宵旰渴士，赫然下明詔，網羅四方之遺逸，豈不以向之待士也。使之拘而不得肆，卓詭魁傑之彥，有未盡在吾彀中者乎。廣求而精擇焉，不有得於此，必有得於彼矣。昔泰山孫明復、眉山蘇明允，皆嘗試有司不合，而以布衣召拜官。伊川先生亦以廷試報聞後，乃應聘而起。詎知今不有其人耶。是固不待勉之以傳，而勉之此編，則不宜無傳也。乃弗讓而序焉。

彭克紹詩序

鄱陽彭克紹來京師，示予以其詩，曰：學餘藁者若干卷，予愛其出新意而不傷於巧，未始規規然求古人之形似，而不失其高，爲之展玩數四，叩其家世，則故四川制置副使忠烈公其祖也。予竊觀宋之季年，疆圉雖日蹙，而文武材智之士，足任方面之重者，未爲乏人。公又傑出其間，而能以奇偉非常之功，自奮者也。謀人之國者，視此爲何時，而使全軀保妻子之臣，得以媒蘖其短，一斥而不復，廢興存亡，固皆天運，抑有人事焉。凡公已試之效，著於簡冊，藏之史官者，世旣莫得而見，其平生所韞，未克究於設施者，史亦莫得而詳也。而克紹以異代事，頗諱言之，蓋自國家臣一四海，弛武不用，朝野多暇，文治日興，爲士者，惟知涵煦德澤，而相與詠歌太平之盛，欲訪百年之遺事，而故老盡矣。顧予與克紹，生今無事之時，飽食終日，而得以文字相娛樂，豈非幸歟。克紹之詩，有吳仲退先生所爲序，稱之曰：奇材，而又勉之曰：未可以足爲足，其望克紹厚矣。茲不復云。

送吳生歸黃巖詩序

予觀今之有遠行者。無不俯伏伺候。以求贈言於先生長者之門。得之必動色以喜。不得必悵然自失。缺望而去。古亦有是哉。老子云。富貴者贈人以財。仁人者贈人以言。則夫贈言者。古有之矣。其爲言也。豈苟然而已乎。施之於身。則可以成其材。而就其實。措之於事。則可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述之於書。則可以惠幸乎來者。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故惟仁者爲能贈人以言。若夫借齒牙之餘論。爲之道地。使一介疏賤。有所引重。以取名譽於當時。而用瑣材薄技。躋攀分寸者。亦得侈爲榮遇。以夸示乎庸人孺子。此皆古所無有而今有之。非古人不能爲是言也。有德必有言。顧其所言者。在彼而不在此耳。今也求而得之則喜。求之不得則缺望而去。果何爲者耶。惟吳生則不然。其爲人好修。且有文。言若不能出諸口。與人交。乃煦煦有恩意。而未嘗欲人之譽己也。其來京師。受知於侍從近臣。而以名聞於天子。遂獲齒於國之貴游子弟。及較其藝。又數出衆人之右。解褐將有日矣。未嘗欲以爲閭里之榮也。今方去而省其親。於東南五千里鉅海之上。懼夫離羣索居。無所恃以爲善也。故欲聞一言於先生長者以自壯。其求之也。亦異乎人之求之者矣。庸以其意。題辭篇端。庶幾有樂告以仁人之言者焉。至於感時物之變遷。念川塗之修阻。苟可託以慰其永懷者。亦君子之所不廢也。

送徐生歸吳中序

始予留錢唐。辱與予游者。廬十數人。欲相率推予爲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而徐生本中。以予與其父有雅故。猶執契家子之禮不廢。其後十數人者。往往取鄉薦。或連中甲科。或遂魁天下士。獨徐生試有司。

輒不合。抱其所著書三十卷來京師。宰相有知其人者。爲言於上。乃得與國子齒。予方以非才。叨長學官。徐生用故事。執贄升堂。與予爲師弟子之禮。予不容卒辭也。亡何。徐生謁告歸吳中。省其母。求予言以識別。予將何言哉。予聞古之爲師者。言行而身化之道在我矣。視夫不與道合者。約之使歸於道焉爾。是以善學者。必就正於有道。善教者。不徒勦取前人之成說而瀆告之也。苟惟勦取前人之成說而瀆告之。則粗通於句讀者。無不可以爲師。而予向也與徐生爲師弟子之禮久矣。奚俟今日乎。蓋今之爲師者曰。我之資歷。當爲是官。彼固不得以道責於我也。爲弟子者曰。彼之品秩。宜爲是官。我固不敢以道望於彼也。夫如是。則徐生雖與予爲師弟子之禮。非果以予能言行而身化之也。而予亦安能言之哉。然予觀徐生所著書。類多出於前人之成說。無待予勦取而瀆告之也。徐生能不專以資口耳而務躬行焉。固非外是而他有所謂道在夫勉之而已。尙何言之求哉。於其行也。姑書此以塞其意。昔之同游者。今或仕于京師。或官於吳中。徐生試以是訊之。其以爲然乎否乎。

劉忠公奏議集序

嗚呼。君子小人之勝敗。國家治亂安危繫焉。誦其言。而欲知其人。尙論其世可也。宋亡久矣。自熙寧而元祐。而紹聖。而建中靖國。姑莫勿論。故侍御史守戶部侍郎致仕贈中大夫劉忠公之事理宗。其處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者乎。初。史嵩之以右相出督。專務張皇邊事。遙制朝廷。暨入據相位。引援私人。布列要途。持權自恣益甚。言事者有及之。輒斥去。公爲御史。彈奏侍從兩制而下九人。葉賁以嵩之腹心居言路。公不

少貸。賁左遷。而公竟以是去國。君子小人之勝敗未分也。嵩之父憂起復。三學士論沸騰。而朝臣率皆瑟縮顧忌。噤不敢言。能言之者。僅數人耳。理宗亦患苦嵩之之專而未知所處。念公素強直。無所附麗。可屬任。以太常少卿召。諫長劉晉之。臺臣王瓚。胡清獻。龔基先。皆嵩之所倚以爲肘腋。亟請寢公新命。理宗覽其奏。夜出御筆。逐四人。擢公左司諫。未至。改侍御史。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至是乃決也。公既引見。連劾執政金淵。從官鄭起潛。濮斗南。而下八人。其言馬光祖奪情總餉。實嵩之預爲引例之地。尤中其姦。于是邪黨漸解。而理宗猶豫不斷。公累章密奏。乞早命相。言逾剴切。理宗悟。嵩之訖不復用。此君子小人勝敗之分也。夫何國論甫定。綱已舉。而目未張。天不憖遺。遽使人懷殄瘁之痛。嗚呼。悲夫。公始在庶僚。應詔上書。輪對進講。隨所開陳。咸有補益。非徒掇拾細微。苟備故事而已。前後凡再入臺。皆不及兩月。盡言無避。蹇蹇匪躬。至其崇論宏議。旣已載之國史。所不勝書。而見于家集者。固不宜無傳也。公歿。迨今垂百年。曾孫德輝。懼其遺編久且墜軼。探舊藏。得奏草及經筵所上輯語。附以館職策總二十有七篇。以授潛。使志諸篇末。庸俟後之秉史筆者。他詩文雜著。則別集存焉。或謂徐元杰以說書入侍。語及嵩之事。大契理宗之意。晉之瓚等四人。急攻元杰。理宗悉黜之。起復之命。亦罷不行。傳聞雖異辭。實一事也。公與元杰之死。人皆以爲嵩之所毒。朝廷獨疑元杰無疾暴亡。爲與詔獄。至公與元杰俱被卹典。則同一憫悼之辭。殆有深意乎。考之內翰程公許所撰墓誌。旣稱公感末疾卒。又以與元杰並言。且反覆致意于天運人事。而歎世故之不可料。其旨微矣。疑以傳疑。亦史家所當知也。故并著之。

徐氏詠史詩後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古昔盛時之爲詩。薦於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陳于朝廷。則有以知其政之廢興。施於邦國鄉人。則出于上而被于下者。又有以爲教。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號令雖不行。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雅之變。往往陳古以刺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始不足以使人創艾而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褒善貶惡。以示勸戒。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入創艾興起者。賴春秋而猶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慨于心。莫不爲之發憤。壹鬱嗟歎。而詠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爲言。若王仲宣。曹子建之于三良。張景陽之于二疏。謝宣遠之于張子房。虞子陽之于霍將軍。是已。惟左太冲所賦。頗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極討。上下古今。備究其得失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興懷陳迹。章聯句續。至于累百而止。顧其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預乎。蘭谿徐公。夙有聞家庭所傳先儒道德性命之說。而尤精于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紀君臣事實。可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爲一詩。總若干首。大義炳然。一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于名教者也。春秋作於詩之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者。乃復見于春秋絕筆千百年之後。豈非先民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與春秋。固可迭相爲用乎。公歿已久。仲子津始出其詩。求許先生謙。張君樞爲序。以傳不朽。謂某盍爲後序。某竊觀先師朱子感興之作。掣提前史之要領。爲權自恣益甚言。于名教甚大。朱子嘗謂學不可徒博。亦不可徑約。今之學者。不由公之博。何以入朱子之

少貸。賁左遷。而末簡。以驗于同志。其亦以爲然否。公諱盥。字秉國。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見于前序者。此不具。

六藝類要後序

先王之教。內施於國子。外被於萬民。其教之者。有三德三行六德六行之別。而均教以六藝。爲法至詳且密。爲事至煩且勞。而人生其時。無弗學焉。後世經殘教弛。專門之士。有不能知其名物而通其意者矣。況夫貴游子弟。與凡民哉。幸其遺法散見于經傳。而雜出于他書。後生小子。雖以殊時異制。不得身習其事。猶可通其言而相窺其彷彿。先儒朱子。懼遠且益墜。爰輯而彙次之。以詔于方來。其凡目存于小學之書。而其弘綱大義。微文小節。悉著于儀禮經傳通解。朱子自序。禮之通行者。及鄉射大射。已略見諸篇。樂經亡逸。遺聲久絕。而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取周禮鄭註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氏通典爲鍾律篇。取唐開元十二詩譜爲詩樂篇。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書數篇。廢不可考者。惟御法而已。然其書作于朱子之晚年。喪祭二禮。旣以屬之門人。嘗欲請于朝。以鍾律別爲一書。而奏不果上。大射而下。俱未脫藁。書數則闕而弗具。朱子之有志而未遂者。能無望後之君子起而成之乎。此六藝類要之書所爲作也。某竊觀其所述五禮之義。六樂之歌舞。五射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一本諸經。而參稽乎傳註史氏百家之說。推尋其端緒。以廣先儒之未備。折衷其牴牾。以啓先儒之未發。有功于新學固多矣。豈徒足爲好古博雅之一助哉。顧今之爲士者。類皆慕遠大而忽細微。穿穴性命。窮極高深。而

不察夫制度文爲非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明先王之所以教而成朱子所欲爲之志。不在是書乎。書凡六卷。臨江周氏剛善父述。有翰林揭公曼碩與某之同年王君師魯所爲序。某獨遡其源流之自。以爲是書實繼先儒而作。庶幾同志之士共謹其傳焉。

霽峯文集序

宇宙間清靈秀淑之氣。未有積而不發。天不能闕藏。而復出以爲文。遭時遇主。詠歌帝載。黼黻王度。則如五緯麗天下。燭萬物。有目者孰不仰其餘光。退而託於空言。以俟來哲。則如珠捐璧委。而輝山媚川。終不可揜。蓋有得於天者。不必皆有合於人。顯晦雖係乎時。天之所不能闕藏者。人亦不能闕藏之也。此理之所必至。夫何疑焉。寧海爲縣。在東南斗絕處。其地多連山穹林。而大海距其前。清靈秀淑之所聚。至是而止。瑰偉之士。隨所受之豐嗇。發而爲文。或簡雅而峻潔。或博瞻而宏麗。往往各名其家。霽峯李先生。則並游乎英俊之林。而以才自奮於其間者也。先生年甫弱冠。從流寓之士。試藝漕闈。簾繡笥書而來者。以萬計。先生微見所長。輒爲其第一。暨登名於天府。筮仕於邊郡。則國步已蹙。運去祚移。杖策東還。屏迹海上。簞瓢晏如。垂將兩紀。達官貴人。有知先生者。強起而致之京師。先生因作大都賦以進。一時館閣諸公。咸共歎賞。交薦於上。擢教授杭學。遷教授臨江。尋以黃巖州判官致其事。竟不及以崇論宏議。施於大撰著。由是學士大夫。靡得而稱焉。然先生嘗上書闕下。懇懇數千言。所陳六事。皆有關於政理。格不行。而其藁具存。他歌詩古文。下至近世駢儷之語。筆勢橫放。如懸河注水。愈出而不竭。與夫屑屑然刻雕藻飾。以求

工於片言隻字者。固自不侔也。延祐初。朝廷設科取士。潛以非材。叨預薦書。先生實預秉文衡。後十有五年。而先生以高壽終。又有五年。某亦以年逾六十。上謝事之請。歸休于田里。先生之季子。東始。哀輯遺文。詮次爲二十卷。俾某序之。豈非顯晦有時。天所不能闕藏者。人亦莫得而闕藏也哉。昔揚子雲以奏賦。受知當時。爲郎給事黃門。而子雲之意。本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太元法言所由作也。子雲沒既久。法言乃行。元猶不顯。學者苟徒誦先生之賦。而挹其膏馥。以爲希世資身之助。何以異於向之知子雲者乎。必也。卽其祕藏於昔。而顯於今者。蓋大觀而無憾。則先生之爲言可得而知矣。先生諱洵。孫字甫山。世系年壽卒葬。某旣誌於墓上。茲不復云。

吳正傳文集序

某竊聞昔人之論文。率謂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者也。蓋三代而下。騷人墨客。以才驅氣。駕而爲文。驕氣盈。則其言必肆。而失於誕。吝氣歉。則其言必苟。而流於諂。譬如一元之運。百物生焉。觀其榮耀銷落。而氣之屈伸可知也。惟夫學足以輔其志。志足以御其氣者。氣和而聲和。故其形於言也。粹然一出於正。茲其所以信於今。而貽於後歟。若吾亡友吳正傳氏。可謂有志之士矣。正傳自羈。卽知學。卽善記覽。工辭章。才思涌溢。輟輟不已。時出爲歌詩。尤清俊麗逸。人多誦稱之。弱冠。因閱西山真氏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益。訖爲醇儒。初。紫陽朱子之門人高第。曰勉齋黃氏。自黃氏四傳。曰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皆婺人。正傳金氏里中子。不及受業其門。而耳濡目染。其微辭奧義。

於遺編之中。間以質於許氏。而悉究其旨趣。是以近世言理學者。婺爲最盛。然自何氏以來。並高蹈遠引。遺榮弗居。正傳生今聖時。值文運之聿興。始以才自奮。浮沈常調。幾二十年。所至能使政平訟理。民安其業。取知上官。用薦者通朝籍。同志之士。方相與慶幸。國人有所矜式。俄以憂去。尋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不起。惜夫所試者小。不得盡展其志之所欲爲。可以信今而貽後者。獨其文而已。正傳旣以道自任。晚益遂於文。剖析之精。援据之博。論議之公。視古人可無媿。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子之學。其好己之道勝。則昌黎韓子之志也。正傳冢子深前卒。仲子沈。哀其詩文。彙次成若干卷。以授某曰。先人所與游。相知之深。而居相近者。多已凋謝。而執事與東陽張君獨存。先人之葬。張君已揭表于墓道。惟是家集宜有序。以傳。非執事將誰屬。某不敢以不敏辭。謹考論其師友源流之懿。使覽者知正傳之文。非徒以才驅而氣駕。其夙知而莫成。由其有志以基之。而又能成之以學也。正傳諱師道。延祐辛酉進士。調高郵丞。歷寧國錄事。遷建德尹。入教國子。由助教爲博士。以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致其事。制下。正傳已卒。他所著有某書若干卷。某書若干卷。不在集中。

送索御史詩序

至順紀元之冬。今監察御史索公。以史館掌故久次。進職編摩。而某忝繇常調。供奉詞林。筮屬史氏。與公爲同僚。命同日下。明年夏。又同扈蹕上京。公自處清約。介焉特立。若不可犯。中實樂易。色溫而氣夷然。亦未嘗見其苟於言笑。深切敬畏之。無何而公用辟舉入臺。後十有□年。遂持部使者節。分按浙河之東。某

方勸游。不俟引年。預請納祿而歸。實受廬於屬郡。辱公臨况者再。握手道舊。故殊款洽。今年春。公以御史召赴闕。士之見知於公者。相率賦詩。以道其繾綣之意。俾某序于篇端。蓋古者臺諫異官。御史主分察六司百僚。巡按郡縣。而糾其過失。凡刑獄功賞。選補出納。朝儀祭祀。燕會之事。咸洩焉。若夫侍從贊相。規諫諷諭。則諫官之職也。我朝不設諫官。而臺諫之任。悉歸于御史。今之視昔。其責不已重乎。以陽公城之行誼。范公仲淹之材且賢。而爲諫官。韓退之歐陽永叔。猶疑其失職。或著論以譏之。或貽書以諄之。逮其上疏伏閣。力爭國家大事。皆人所難言。乃卒以諫顯。然後知其始所以不言者。不欲徒爲細碎。姑以塞責也。於是退之永叔。又從而推述稱揚之。豈非要其終而服其識大體乎。方今治化休明。羣臣遵法。澤及黎庶。海宇乂安。固非有闕政之可議。主上不自神聖。每懷兢業。虛心采納。片言弗遺。念公久於馳驅。而熟於當世之務。擢寘左右。寄以耳目。竊計公之從容獻替。苟涉於國家大事。必能極陳人之所難言。至於本正而未治。綱舉而目張。振風紀。飭憲度。以舉其職業。直易易耳。使退之永叔復生。何以致其愛助乎。他日聞朝廷有骨鯁之臣。天子有從諫如流之美。某雖衰退。無從載筆。立公下風。而頌歌明良相逢之盛。猶可與田夫野老。蹈詠太平於畎畝之中也。庸因序詩。而并及其屬望之私焉。

送明周府詩序

古之作史者。必爲循吏立傳。漢西京二百年間。傳所書僅六人。蓋才難自古而然。尤難得者循吏也。皇元統一函夏。吾烏傷領於職方。逾七十年。某生乎其時。而獲事其大夫之賢者固多。求可擬於古循吏者。清

江周侯其庶幾乎。先是爲政者務以平易近民。或奉贄納謁以自通。皆弗之拒。習爲故常。人不訝也。侯至一切峻卻之。是可謂之廉矣。而世未嘗乏廉吏也。異時屢建局以覈田糧。而隱匿飛并之弊。有未盡革。侯始令民得自實。且躬任其鈎考之勞。一無所憚。朞月而簿書井井有條。愚民無知喜爭。豪猾之徒。誘使相告。訐而陰持其予奪之柄。以爲利。事未竟。家已破。而猶弗悟。侯遇其有所赴愬。悉委曲譬曉。調護而遣之。去。負其不直者。悉皆慚伏悔罪。誦者以信。部使者郡長吏數委以鄰境之疑獄。及累歲不決之訟。侯折以片言。人莫不服其明允。官府旣以無事。用其餘力。大治土木。營尉廨。葺儒黌。剏常平義倉。而分貯公私之穀。以實其中。完舊益新。百廢具舉。是可謂之能矣。而世未嘗乏能吏也。惟夫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至于生爲立祠樹碑。廩廩庶幾循吏之遺風。乃絕無僅有者也。而況漢之循吏。皆郡國二千石。今也以百里之邑。而得一循吏焉。不愈難哉。侯書滿解印綬。行有日。吾黨之士。各賦詩以道其戀慕之私。俾某序于篇首。侯初由湖北海南憲掾。入湖南廣西帥幕。以招兩江叛蠻有功。超擢宣闔都司。歷江東劇郡元僚。績用甚著。其來烏傷。治行爲諸邑最。憲府方交章列薦於中朝。行嚮用矣。輒因序詩。而附見侯行事之大略。俟他日傳循吏者采擇焉。

送慈谿沈教諭詩序

鄞沈君久遊金華。部使者薦其材於宣闔。署慈溪縣學教諭。其行也。金華之鄉先生士友。咸爲賦詩。而屬予序之。昔者河南二程子沒。門人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人自爲學。至考亭朱子出。而集其大成。程子

之道。賴以復明。然學術之散。未有甚於此時者。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姑置弗論。臨川陸氏。與朱氏並。以性理爲學。而其爲說。莫適相通。雖鵝湖之會。終不能掣而合之也。言陸氏之學者。以慈溪楊文元公。鄞袁正憲公。父子爲巨擘。士生其鄉。知有陸氏而已。宗正少卿黃公。亦慈溪人。始以朱子之學。倡於其間。而務以躬行爲本。其大意。謂陸氏以簡易自高。而以支離病朱子。是徒見其窮探極討。爲說之詳。似乎支離。而不知真修實踐。所守之約。固未嘗不簡易也。使宗卿與文元生同時。寧不足發鵝湖所未決之餘論乎。國朝承平日久。治教休明。建學立師。設科取士。悉主於朱子之說。至是而鄞慈溪之士。於朱子之書。莫不家傳人誦之。沈君在金華。嘗登許先生益之之門。而卒業於吳君正傳。其所受實朱子之學。今去而洩教事。又適在文元宗卿鄉邑。夫學術之分合。重事也。爲師儒者所宜盡心焉。故予於其行舉。以告之。乃若山水游觀之樂。交朋離別之思。已具於篇什。作者之意。不待序而可見也。

贈余生詩序

昔西山蔡氏。善言地理。先師朱子有取焉。而朱子之門。不必人人皆西山也。蓋地術者之事。以儒者而兼通其說。特博聞多學之一端耳。曷嘗以是爲學者所急乎。後生小子。羣居終日。視記誦詞章。爲不足爲。而獨以不知地理爲恥。探奇勦說。憑虛造言。人自爲家。務以取勝。俗習所尙。相師成風。抑又西山時所未有也。觀其記辨馳騁。出人意表。誠若可喜。是以孝子慈孫。甘受其欺。而曾不悟。反疑術者未睹此祕。往往委已以聽焉。甚者變置百年之邱壟。使先世體魄。不得寧於地下。有人心者。所不忍言。予之病此久矣。故先

人之葬。凡擇地。一付之術者。士友或來答予。不學地理。而輕信人言。且爲圖說以見告。其圖則一岡一阜。悉加以醜穢之名。其說則旁引曲譬。抑揚開闔。詭怪莫測。每更端必助以嗟哉悲夫。可爲太息流涕等語。大抵皆場屋中譁世之浮詞。予固已厭其強聒。逮今十有五年。其說迄無所驗。而術者之言。可徵不誣。予於是益信地理果非學者所急。欲擇地。但當擇術者而已。蘭谿余生。今之所謂術者。而樂交於吾徒。持所得贈言若干篇。求予爲之序。予方懼書生以游談亂其術。余生乃不自以其術爲可恃。欲藉諸公之餘論。以收名定價於一時。豈亦未能免俗乎。余生誠能益進於其術。而無速於自售。俟有如西山者出。徐起而就正焉。彼沾沾動其喙者。將自息矣。余生之術。不患其不行也。鄙野之言。不足序作者之意。同志之士。倘有慨於心乎。

師友集序

師友集者。張君伯雨所得名公贈言。及倡酬之作也。伯雨之生。去宋季未久。其大父漳州通守公。雅不欲諸孫蒙於貴驕。而縱爲異時華靡。遨放事。延儒先以爲師。教之甚篤。而伯雨特聰寤爽朗。穎出不羣。卽歲。卽務記覽。弄翰爲辭章。方是時。前朝遺老。宿儒魁士。猶有存者。數百年之文獻。賴以不墜。然皆尊其所聞。人自爲學。未嘗凌高厲空。併爲一談。以事苟同。伯雨觀其光儀。而聆其緒論。如企嵩岱。而得其高。臨河海。而得其大。且深佩服之。素固非一日。年運而往。諸老相繼淪謝。伯雨乃以壯盛時。去爲黃冠師。間出而觀國之光。屬當文明之代。一時鴻生碩望。文學侍從之臣。方相與鎔金鑄辭。著爲訓典。播爲頌歌。以鋪張太

平雍熙之盛。伯雨周旋其間。又皆與之相接。以粲然之文。如塤鳴而篪應也。逮伯雨勸游而歸。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並游之英俊。多已零落。而伯雨亦老矣。後生晚出。如春華夕秀。奇采遞發。欲一經伯雨之品題者。無不挾所長以爲贊。而伯雨皆莫之拒。雖細弗遺。宜其所積之富如此。嗟夫。伯雨負其超邁卓絕之材。不徒有聞於家庭。而脫落綺紈之習。遂能遺世獨立。周覽六合。必欲盡大觀而無憾。其高風雅致。固可概見也。雖然。四十年間。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而文章之變化。與之相爲無窮。述作之家。尙有考焉。詩文總若干篇。其次第不係乎齒爵位望。而一以歲月爲後先。方外一二士。旣編輯而校讎之。復俾某爲之序。而刻實伯雨所居靈石山之登善菴。某之鄙陋。言不足以盡意。序續集者。寧不爲之畢其說乎。

紀夢詩序

自先王夢寢之法不傳。後世史家所記夢之奇驗。可徵不誣者固多。而人莫不有夢。不必皆可驗於事也。重紀至元之元年春。予忝以非材。備員國子學官。其年秋。校文上京。夜夢觀新進士上謝恩表。褒然出班前立者。諸生遜都思其氏。拜尤其名。明善其字也。予旣竣事而歸。則聞明善已預在京薦。名旣以上于春官。而科舉事遽廢。予頗疑夢之不足徵。明善退自有司。歸就弟子列。尋以憂去。服闋而來。私試數占首選。時予猶居國學。其夢如初。私試之法。以入學之先後。貢十人而止。明善適在十人之外。方待年而未及釋褐。予益疑夢之不足徵。及予請外南還。而中書用臺臣之請。計奏被上旨。復以科舉取天下士。予亦復夢如初。至正改紀之年也。是歲明善果再薦於京師。二年春。以正奏召入對大廷。遂爲進士第一。予夢於是

始驗。其兆見於科舉將廢之初。其應在於科舉復興之後。天者素定久矣。夫豈人力也哉。蓋古者卜以三兆。筮以三易。必參之以三夢。夏曰致。殷曰觶。周曰咸陟。其術皆亡。粗可考者。獨周有占夢之官。所掌六夢。一曰正。二曰噩。三曰思。四曰寤。五曰喜。六曰懼。而六夢之占有二。其善而吉。則以獻而歸美於上。其惡而凶。則贈送而去之。予向之所夢。以爲噩歟。則明善族系之貴。學殖之富。溷以一第。不足驚愕也。以爲思歟。則六館之士數百人。予所思者。不止明善也。以爲寤歟。則明善之氏名。非予覺時所嘗道也。以爲喜歟。懼歟。則予於明善。未嘗喜其得而懼其失也。無所感動而自夢。殆正夢歟。兆見於科舉之將廢。而夢固不惡。應在於科舉之復興。則夢可謂吉矣。時之文人才士。內交於明善者。聞予言往往爲詩以紀之。好事者因會粹成卷。求予志於卷首。以實其說。予聞詩言。牧人之夢。其占以魚爲豐年。旆旗爲人衆。釋之者。謂此卽所獻之吉夢也。矧今聖神在上。文運方新。其事有大於牧人之所夢者。顧予疏賤。不得如古之牧人。獻其吉夢而歸美焉。若夫諸公嗟嘆之不足而詠歌之。則小雅詩人之意也。雖然。廢興得失之故。固出於天者之素定。苟未能修其在人。而徒欲取必於在天。可乎。孟子曰。命也。有性焉。此予與明善之所夙講。不敢以瀆告之也。

族譜圖序

古者圖譜有局。掌於史官。局廢而士大夫家自爲譜。言氏族者。或謂黃氏嬴姓陸終氏之後。或謂黃氏出於帝高陽者。自柏翳賜姓嬴。而其後有江黃諸國。爲楚所滅。子孫之仕楚者。有黃歇。出於金天氏者。自臺

駘封汾川。而其後有沈如蓐黃諸國。爲晉所滅。子孫之仕晉者。有黃淵。皆以國爲氏。或又謂嬴之得姓。始於柏翳。祖臯陶。而本金天。可盡據乎。漢尙書令香。太尉瓊父子。江夏人。唐之江夏。暨會稽零陵巴西東郡江陵洛陽晉安八郡。各有黃氏。而今也。同望江夏。何以別乎。官失其守。而譜學墜絕。乃欲旁引曲證。而推及於千載之上。固難矣。惟婺之黃氏。由金華徙越之剡。洪之分寧。豐城。信之弋陽。江陵之監利。爲五大族。而某之九世祖八世祖。仍居婺之浦江。舊譜以爲自分寧來歸。而郡志所載黃氏墓在浦江者。見於開元十道圖。則浦江之有黃氏已久。似未可以舊譜爲信。要之。其言必有所本。無從考質也。七世祖始徙義烏。族日蕃衍。系序之承傳。支屬之分異。斯可得而詳焉。六世祖隱居弗仕。用薦者當授官。未命而沒。五世祖亦隱弗仕。逮我高祖。乃以子貴。累膺贈典。其以進士登於科者。我曾祖一人而已。先祖先考。在異時俱嘗補官。而不及祿。某際今盛世。叨備官使。而獲推恩於二代。顧以鄙劣無似。弗克負荷。駭尋暮景。懼一旦殞滅。以爲大憾。安可無使後人知夫源流之自而思亢其宗乎。昔太史公庭堅。自序本出於金華。而其譜止及於分寧。七世以上。皆略弗著。蓋慎之也。庸敢竊取斯義。斷自九世祖而下。邱隴之尙完。祭享之不廢者。爲之圖。若譜。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悉闕焉。凡爲圖譜之法。親者宜詳。疏者宜略。爲子孫者。各詳其親。則其所略者。自可互見。今不以親疏爲間。而有所或遺者。恐諸房子孫。不必人人能有其圖譜。而於所親各致其詳也。來者當思補其所未備。而無厭其傷於繁哉。

族譜圖後序

某作族譜。既闕其所疑。與其所不知。舊譜所無者。亦不敢妄有增加。然尙有當考訂者。我七世祖妣宗氏。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之女弟。忠簡之子直秘閣穎誌其墓。孫男五人。其二。曰公顯。公煥。今見於譜者。孫男七人。惟上三人與誌合。其下有無咎。少亮。潛之。揚祖。而無公顯。公煥。誌乃當時所作。必無謬誤。非名之更易。則譜之脫遺也。浦江之花橋。有黃將軍廟。在我九世祖墓之旁。將軍名仁環。鄉先生倪朴爲立傳。載其捍衛鄉井之功甚悉。子孫至今不絕。同里細人之家皆黃姓。而散處於邑中者多士族。疑上世必同所自出。歲久而失其世次。譜所以不及也。義烏之蘆砦。有紹熙四年進士名耕字子野。仕至郡通守。按登科記。於我曾祖爲諸父行。不知何以亦不入於譜也。抑嘗觀太史公庭堅自序。其先金華人。七世以上失其譜。而豐城乃於七世之上。又邈求得其四世。且謂其先由秀而婺。由婺而洪。越之新昌。有庭堅同年進士某。推序昭穆。知爲兄弟。而進士之從曾孫禮部尙書度。乃謂黃氏居江浙者。大抵出於建之浦城。其先由建而婺。由婺而越。二說尤異。併識於此。以待咨訪焉。

送高節書院劉山長序

尙論兩漢之士。必曰經術名節。自公孫弘至張禹。孔光之流。皆以經術致位宰相。而持祿保位。未能免阿諛之譏。不有名節。孰矯其失。所謂名節。則嚴子陵實倡之。迄今千三百年。其故所居及嘗釣游處。猶爲之立祠。卽其旁置書院。而奉之以釋奠於先師之禮焉。其有功名教。賢於章句儒遠矣。蓋古之先師。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初不以其賢而尊事之。行其學則祭其人。示有所本云爾。唐制。孔子

廟由顏子而下。爲先師者二十二人。有毛公伏生高堂生。而無制氏。詩書禮存而樂亡也。孔門高弟。惟顏子子夏。並爲先師。子夏詩有序。易有傳。固學者所共宗。顏子非有遺書可傳。而以賢有德。克配於先聖。其後復列子夏於十哲。而獨推顏子爲先師者。詎不曰講習其言。未若儀刑其德乎。今之道學。一出於濂洛。乾淳三數大儒。此學者之先師也。夫既立其書於學官。而躋之從祀矣。其爲書院者。又取前史所載高人士。若子陵者。以爲先師。子陵矯前人之失。不過答侯霸之兩語。他議論風指。則皆寂寥無聞。世特以其人之賢。而尊事之如此爾。夫道一而已。發於文則爲經術。修於行則爲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爲學。莫適相通乎。建陽劉生仲寶。以選署餘姚之高節書院山長。餘姚子陵故所居也。予聞仲寶之先少師文簡公。受業考亭。讀論語。至予欲無言。喟然而嘆。謂言語非所以學。由是一意務爲躬行實踐。其出處之際。與子陵雖殊。而修名矯節。視子陵可無媿。仲寶家庭之傳。必有異乎區區以呻吟佔畢爲事者矣。諸生在列。仲寶進則風勵之。以儀刑夫前哲。退則以家學私淑之。使羣居而講習焉。不亦可乎。仲寶之行也。同志之士。臨別贈言。凡若干篇。京兆杜君伯原甫實序之。及來錢唐。復求予爲後序。杜君隱居武夷山中。聘使在門而不爲起。庶幾善學子陵者。仲寶試以予言質之何如。

資正備覽序

至正九年冬。詔以中政院使榮祿大夫札刺爾公爲資政院使。洎事伊始。首詢官府之沿革。及所總政務之本末次第。前徽政院紀源之書。部帙汗漫。而序述弗詳。披閱再四。莫得其要領。蓋設官之始。在東宮則

曰詹事院。在東朝則曰徽政院。互爲廢置。間嘗改建儲慶使司及儲政院。而詹事徽政之所掌悉隸焉。今天子始錫名資正院。以奉中宮。由其更易靡常。新舊交承。文案填委。舛錯隱漏。猝難窮竟。故於戶口之登耗。財計之盈虧。人材之升黜。工役之作輟。皆無從周知。公以爲古之君子。居其官則思舉其職。苟非有舊典之可稽。則雖欲舉其職。不可得也。乃謀於院官。令架閣庫出所藏故牘。俾經歷司官與提控掾史等。精加考覈。會稗成書。院官後至者。咸樂贊其成。凡本院暨所統諸司官屬之員數品級。係籍人戶。撥賜土田。方物貢輸。歲賦徵納。銓選格法。營造規程。彪分臚列。細大弗遺。釐爲三卷。號曰資正備覽。挈其大綱。而萬目畢隨。舉而措之。斯易易耳。以潛承乏。隸太史氏。俾執筆題辭於篇端。昔漢文帝問周勃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勃皆謝不知。平對曰。有主者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帝曰。君所主何事。平舉宰相之職。以對。帝稱善。夫周勃陳平。均有所不知。而平知責之主者。故勃自以爲不如。矧今資正。願以專使。皇上爲官擇人。非執政侍從近臣。莫克當其選。倚注之重。豈羣有司比乎。公乃不敢諉于主者。而一以身親之。他日入侍燕閒。上承清問。必能枚舉以對。雖使陳平復生。必自以爲不如也。抑是書之作。不特蒐羅故實。以備闕文。且將貽於方來。爲不刊之典。其用意深且遠矣。來者尙無忽諸。

送徐彥禮赴冀州尹序

上卽帝位之十有五年。並相勳賢。更新庶政。念民者國之本。長吏實民命所繫。而承宣撫字。或未克悉舉其職。由其選輕也。乃妙柬廷臣之清方。詳敏練達於民事者。畀以郡寄。仍召對於便殿。親臨諭遣之。羣臣

苟預在行。莫不俯伏就列。頓首受命。懼無以稱塞上意。則相率詣政事堂。聽所以教。宰執大臣。既爲敷釋。聖訓。且告以利害。有須興除。宜亟以聞。而見於施行。不至徒爲虛文。臺司尋導旨於部使者。俾獎勵之。以俟其成效。言事之官。又建白。勿委以煩碎之務。使得專心於職分之所當爲。責任之重。前所無有也。以天下之廣。郡邑之衆。未盡得人。以充其選。故所臨遣。口十有口人。皆首及於要地。而兵部郎中徐君彥禮。得河北之冀州。古者郎官。出宰百里。冀領五縣。最爲名郡。而尹爲尊官。視百里之宰。不愈重哉。彥禮奮自儒科。待詔翰林。編摩史館。博涉於古今。而究觀其治亂盛衰之故。矧嘗簡在睿知。擢居六察。於民生休戚吏治之得失。靡不周知。授之以政。固無施而不可。黃霸漢丞相也。史家以其材長於治民。特真之循吏之列。而爲立傳。彥禮其勿爲汲黯之於淮陽。而爲黃霸之於潁川。他日秉史筆者。誠能以彥禮之氏名列於循吏。則黃霸詎得而專美乎。彥禮行有日。僚友及士之工爲文者。咸賦詩以送之。夫詩之有雅。以言王政之所由廢興。政有大小之殊。故雅有大小之別。仲山甫徂齊。而尹吉甫送以烝民之詩。序詩者不曰送仲山甫。而曰美宣王。且以其詩入於大雅。蓋宣王之任賢使能。致周室中興。乃王者之大政。尹吉甫之詩。非獨以慰仲山甫之永懷而已。今天子臨御日久。無幽不燭。鑒內重外輕之弊。而爲官擇人。甚盛舉也。播於詠歌。鋪張聖德。以配烝民。有不容已者矣。豈直私於彥禮。而慰其永懷之心耶。庸推本昔人序詩之義。而題諸篇端如此。

隆山牟先生文集序

若昔宋東都盛時。眉山蘇氏父子出。而蜀之文章被於海內。渡江後。疆圉日蹙。衣冠流散。而蜀之文章萃於東南。及其既久也。百年之遺老。相繼淪謝。而陵陽牟氏父子。遂歸然爲蜀士之望。以耆年宿德。擅文章之柄。而雄視乎東南者。大理公一人而已。隆山先生。大理公冢子。能世其家業而不隕者也。先生之大父。大資清忠公。爲時名法從。所交皆當代鴻碩。先生無不趨其下風。而接其餘論。大理公既與世相遠。優游事外。先生居家庭之間。父子自爲師友。日以經學道義相切磨。母夫人鄧氏。太史李公外孫女。又從而有所聞於史學。大理公歿。學者有所不知。必之先生考實焉。先生於前朝制度之損益。故家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寒門下士。窺見一斑於殘編斷簡中者。固不足以與此。至於白首窮經。孳孳矻矻而忘其老。閱閱貴游。挾清才雅藝。以馳騁於英俊之域者。亦未易企而及也。凡先生所撰著。言必有實。而要其歸一本於理。昔之善爲品評者。謂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先生蓋兼之矣。內翰蜀郡虞公。稱先生警敏過人。志趣高邁。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其文沛然若河江之決。不極所至不止。真知言哉。嗚呼。墜緒茫茫。千鈞一髮。剝果不食。萌芽方新。斯文之未喪。豈但爲蜀士之幸乎。先生有子五人。獨必達。必勝。在必勝襲藏遺藁。懼歲遠或致放逸。乃彙聚爲若干卷而刻焉。書來俾潛序於篇末。惟大理公仕宋季。與潛之曾大父太常府君同爲郎於吏部。潛生也後。猶及拜於牀下。而辱贈以言。際今承平。復著取士之令。異時科第中人物。存者無幾。先生乃應聘出持江浙文衡。而潛以非才。忝與薦送。故必勝以序爲託。潛之鄙陋衰朽。安能知先生而發揮述作之旨邪。姑次第其梗概云爾。先生諱應龍。字成甫。其先由陵陽徙吳興。先生辭京官之世。

賞。而以咸淳辛未取世科。調光之定城縣尉。仕未達而國事已非。先生既不有祿。以貧強起爲儒學官。晚乃教授溧水州。尋以建康上元縣主簿致其事。先生之世系卒葬與其言行。虞公已爲誌於幽堂。此不具。

順齋文集序

故贈祕書少監順齋蒲公既歿。仲子御史君機。哀輯遺文曰閒居叢藁者。爲二十有六卷。以授某俾序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按公行狀。公生而嶷岐。卅歲就學。強記過人。未成童。已通經大義。弱冠。文聲籍甚。諸老多折行輩與之交。逮乎立年。復以濂洛諸儒之說。倡於漢中。而漢中之士。知有道德性命之學。蓋公之求端用力。務自博以入約。由體以達用。真知實踐。不事矯飾。而於名物度數。下至陰陽醫學。無不究其精微。教人具有師法。大抵以行檢爲先。而窮經則使之存心靜定。而參透於言語文字之外。郡縣長吏。或有所取正。亦必引以當道。而使之行其所無事。臨終卻藥弗御。飲酒賦詩。夷然而逝。由是觀之。則公之爲人可知也。粵自國家統一宇內。治化休明。士俗醇美。一時鴻生碩儒。爲文皆雄深渾厚。而無靡麗之習。承平滋久。流風未墜。皇慶延祐間。公入通朝籍。以性理之學。施於臺閣之文。而其文益粹。譬如良金美玉。不俟鍛鍊雕琢。而光輝發越。自有不可掩者矣。時上新卽位。方嚮用儒術。設科目以網羅四方之賢俊。而御史君以公在班列之日。策名於所陞。士大夫尤以爲榮。論其世。則太平極盛之際也。某浮沈州縣。白首登畿。忝以非才。承乏胄監。實公去官十有五年之後。無從接聞緒論。茲幸獲以疵賤之士。名自附於公。是用忘其衰朽荒落。而序其梗概如右。後之覽者。論其世而知其人。則於公之

文思過半矣。公諱道源，字德之，系出漢蒲將軍。至晉安西大將軍，遂避亂入蜀。而宋資政殿學士，贈太師楚國公宗孟，居眉之青神。公之皇考，贈禮部郎中諱政午，又以國初徙興元。公嘗爲郡學正，終更絕口不言仕進。晚以遺逸徵詣京師，編摩史館，供奉詞林，尋以博士教國子。居歲餘，輒自引去。詔起公提舉陝西儒學，訖不就。後用御史君貴，以有今贈。其年壽卒葬，與言行之詳，壙有志，神道有碑，茲不贅述焉。

繡川二妙集序

吾里中前輩，以詩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爲巨擘。傅君景文，陳君景傳，其流亞也。先生曩游太學，未及釋褐，而學廢士散，束書東歸，遯跡林壑間，覽物興懷，一寓於詩，悲壯激烈，有以發其逸往不羣之氣。自視與石曼卿、蘇子美不知何如。近代江湖間，咕咕然動其喙者，姑勿論也。二君之年，稍後於先生，而皆有能詩聲。景文之詩，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魚龍光怪，隱見不常，莫可得而測也。景傳之詩，涵肆彬蔚，如奇葩珍木，洪纖高下，雜植於名園，終日翫之而不厭也。其以氣自豪則同，宜乎能接先生之雋軌，而與之參翺翔。非餘子可得而預也。予年復後於二君，而於先生爲中表子姪行，自非歲侍先生杖屨，而知愛先生之詩，顧以材器劣弱，局量褊小，不敢窺其涯涘，徒有望洋而歎，可以配先生者，二君而已。予嘗因先生自序夢藁、癡藁、聽雨留藁者，重加詮次，爲二十卷。題曰山南先生集。而先生之交朋，皆已凋謝，後生晚出，有嗜好酸鹹之殊，由是未克大行於世。二君與先生相繼死，而其遺藁亦僅藏於家，因訪而求之，得景文所作若干篇，景傳所作若干篇，合若干卷，題曰繡川二妙集。而序其梗概，庶二君之遺風餘韻有在，而

不遂泯滅也。先生韜光弗耀，十五寒暑，部使者強致之，俾主教事，不得已爲之起。後卒歸隱而終。二君從俗浮沈，嘯歌自適，與先生俱能不以名自累，名且不有，詩之傳不傳，蓋無足爲其重輕也。雖然，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善而藏之，以待後世之揚子雲，不亦可乎？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景文諱野，景傳諱堯道云。

送鄭仲舒還朝序

浦陽鄭仲舒，以才學受知，今太師丞相，由布衣入經筵爲檢討，會參贊官闕，卽命攝其官。予與仲舒同里，聞而託三世之契，至是又以官聯，而申寮友之好。休暇過從，尤密。暨予以老得謝，而退休田里，仲舒亦以外艱南歸，服除當還朝。朋友咸爲賦詩，而徵予以序爲贈言之首。蓋贈之爲言增也。古之贈言者，將以增益其所未至，而今之贈言者，直欲爲延譽，俾增重於一時。仲舒之先，聚族而居，迨今九葉，朝廷旣旌其門閭，而復其徭役，士大夫莫不爲之紀詠，以侈其事。仲舒染濡家庭義方之訓，厚自樹立，卓然有過人者，予固無以爲其增重，而仲舒有國之元臣，以爲知己，凡所納交，皆鴻生魁彥，亦然俟予爲之延譽，而有所增重。若夫攄瑰奇之素蘊，酬特達之殊遇，以增崇乎遠大之業，此則予區區愛助之情，不容已於言者。矧今明良相逢，夙夜圖治，網羅衆彥，靡或遐遺。仲舒諸父昆弟，宦遊於京國，有同升館閣者，仲舒踵蟬連奕葉之盛，衣被雲漢，昭回之光，使澤加於人，名重於後，在此行矣。豈但躡尋故步，取一資半級，以爲州里之榮哉？顧予衰朽殘生，無所可用，結廬墓左，待終天年，追念向來英俊之並游，恍若隔世，於仲舒之行，雖不能

無敢豔贊。慕然以心思凋耗。筆硯荒落。無從藻飾雅談。鋪張盛舉。輒因序詩而附見。予屬望之私焉。

石門六觀詩序

東陽多佳山水。涵碧有亭。肇見於劉賓客之品題。戴峴鮑巖。水樂環翠。至於郭氏之石洞。蔣氏之南園。凡名公紀詠所及。入於圖志者。不一而足。石門在縣東南七十里。山益高。水益深。尤爲奇境。而埋沒於榛莽翳蒼之間。久未有啓其祕者。李君公澤。厭城邑之囂煩。始闢其地。建別業而居焉。旣大治臺榭亭館。據其要會。以極遊眺之美。又旁攬其勝概。號曰六觀。各爲一詩。鄉先生與時之俊流。咸共屬和。而太常胡君爲序於左。方公澤復出以示予。求題辭於篇首。唐史載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之子十二人。咸有仕祿。愿憲懇聽。並至節度使。而懇爲左僕射同平章事。聽爲檢校司徒涼國公。或曰愿。卽韓文公所序居盤谷者。韓公述其言大丈夫之遇不遇爲出處可徵也。信如或者之說。則愿嘗秉旄鉞。專方面。不可謂不遇。豈非愿身爲達官。而心有所不樂。遂遠引而去乎。公澤故宋嘉定進士。吏部尙書寶謨閣直學士之元孫。淳祐進士。通判慶元軍府事之曾孫。而其祖父俱以世賞補官。其兄仕於皇朝者。或以教官從宣政使辟。舉入幕而出。臨絕域。或遊上庠。登乙科。而累佐名郡。公澤亦嘗被命倅一州。獨避不就。而甘於肥遯。由公澤兄弟視西平諸子。名位固不侔。而公澤之志。則與愿無以異也。雖然。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千載之上。盤谷與石門等耳。盤谷得愿而地始重。愿得韓公而名益顯。石門之有公澤。猶盤谷之有愿。安知世無韓公之鴻筆。能鋪張其事以爲之序乎。非予所敢僭也。矧予以衰退之餘。強顏復起。而竊食於輦轂之下。奔走伺候。

趨趨囁囁。其爲人視公澤何如。尙安能形容其清標雅致之髣髴乎。公澤曰。子不敢自附於前賢。可謂善揣分矣。以區區陋微。而擬於古之大人君子。無乃非其倫乎。姑莫勿論。而以一言相慰藉於風月寂寥之鄉可也。予應之曰。敢不諾。因次第其語。書而歸之。是爲序。

黃文獻公集卷之七上

記

湖州路總管府題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必有史官。太史公始摭其所述。年經而國緯之。合以爲表。蓋將使有民社者幸而覽觀焉。必且曰某年爲何時。某侯爲何人。而我何如也。自秦置郡縣。既不容有私史。猶幸有所謂題名者。而可闕與。吳興爲郡。曰內史。曰太守。曰刺史。曰知州事。由晉王羲之而下。凡若干人。亦旣列其氏名於貞石矣。粵自聖化南被。國家遴選仁哲。以惠宰茲土者。聲相聞。迹相接。而迄未有所登載也。今總管某公始合長貳。立石爲題名。而屬予以記。予惟題名之設。本以昭歲月。辨爵秩。觀其氏名。與其所以去來。而其人之賢不肖可知也。善善惡惡。而懲勸存焉。此太史公之深旨。而春秋之微權也。昔司馬文正公記諫官題名。而繫之以忠詐回直之目。使來者知所避就。嗚呼。豈獨諫官也哉。

山南先生集後記

右山南先生集凡二十卷。記曰辭必已出。古也。騷不必如詩。元不必如易。而太史公書。不必如尙書春秋。十五國風之作。大抵發乎情矣。然而止乎禮義。發乎情。故千載殊時。而五方異感也。止乎禮義。以天地之

心爲本者也。其爲本不二。故言可得而知也。有如先生之闕材傑志。百不一施。而其言猶莫爲世所貴。則言豈誠易知哉。蓋先生自少時。爲舉子業。已能知非之。逮其年邁而氣益定。支離之習。刊落盡矣。故其爲文。逸出橫厲。譬如風雨之所潤動。雜葩異卉。不擇地而輒發。人見其徜徉恣肆。惟意所之而止耳。世之善爲近似者。方竊竊然揣量掇譯。衆以立的。而曰吾古學也。陳性命者。躡幽微。辨名數者。殫毫末。而先生之文。過而不行矣。孰知夫繇繇。價值。浮沈俗間。其自視吾言。蝸甲爾。蛇蛻爾。豈復累於稱譏者耶。潛受學於先生。最久且親。誠悼其餘芳溢流。無所記以被於後。乃因先生所自序。夢稟聽雨留稟者。合而一之。目曰山南先生集。嗚呼。是其爲言也。非出於古。非不出於古也。夫能不二於古今。而有不以天地之心爲本者乎。綿千禩。貫萬彙。而無遷壞淪滅者。莫壽於是物矣。區區之篇牘。尙奚爲哉。姑用以致吾意焉。爾。先生之氏名與出處大概。潛旣爲之述。茲不復云。

明正書院田記

宋南渡後。衢之先賢。忠簡趙公而下六人。蓋尸祝之舊矣。景定末。王侯已守是邦。始諗於朝。卽故吏所據祠地爲道院者。闢書堂曰明正。且以其沒入之田百七十有六畝隸焉。咸淳間。繼之者趙侯孟奎。又益以他田六十有三畝。祠事以備。國朝因之。建書院。額設山長員。而茲田之奪於浮屠老氏者。什七八。有司漫弗加省也。皇慶初。上新卽位。垂意庠序之事。凡田之在學宮者。冒取有禁。於是總管申侯。爲閱累歲之訟牒。而覈其實。悉返所侵田。有挾教門檄來爭之者。侯弗爲動。乃賂吏瞰侯在告。謬爲可疑。上其事於宣闡。

今山長葉君謹翁。白侯破其計。而闢復下於郡。侯爲徵圖籍。覆按具有本末。田以卒歸。蓋九十年間。祠三徙而始有田。不二十年。遽失不守。又三十餘年。迺復。葉君念其得之難。而保有之不易也。求書於石。以圖永久。潛竊惟三代而降。師廢民散。儒失其守。而奪於二氏者。匪直吾疆。賦而已。矧夫威愾利誘。有甚於二比者乎。嘗試觀馬公之在建炎。連抵大奸。一斥終其身不悔。逮紹興。權臣擅事。汪公旣坐切直。擯弗用。趙公竟以不苟合去相位。貶且死。至若范劉小汪公。委蛇仕止之間。又莫或少自撓。是凜焉不可奪者。區區之土壤。猶外物也。賢師帥祇奉德意。幸惠斯文甚厚。繫六君子之冑。若士之從葉君登斯堂者。敬共以承事。感慕而振飭。必有名人傑出其間。媲美於前哲。夫能寶其不貲之軀。則一物之細。有不難守矣。潛旣爲書其概。且道其所望於諸君如此。初。田之未復也。劉公五世孫衍。嘗以己田百疇代其贖。汪公五世孫誼。亦以己田三十疇相焉。至是兩家因捐其田。戒子孫勿復有。是抑可書已。申侯名月魯帖木而高麗人。

上海縣學田記

上海由鎮爲縣之三年。縣始有學。又十年。學始有田。又九年。乃改作學於縣東如干步。延祐元年冬。張侯如砥。來泚縣事。厥旣延見諸生。視其居。則齋廡未備也。庖廡未充也。按其籍。則田之析於郡庠。若出於是邦之寓公者。歲爲米不盈四百石。惕焉深懼。士失其養。而學政之弗舉。謀大其規制。爲久遠計。而未知所出也。上人善能者聞之。請入私田四百九十五疇有奇。爲學官永業。以佐經費。侯旣納其請。則白狀於縣。而輸券于學。主教事者方君遇。以爲向之克有學有田。不易如此。而上人一念之頃。遽能不愛其所有。以

弛吾乏絕之慮。是不宜使後之君子無述也。乃伐石來。徵文爲記。嗟乎。大道墮裂。九流百家之異趨久矣。是果不可同歟。易稱同人于野亨。而謂同人于宗吝。夫與善不擇其類。致亨孰大焉。施惠而不私其黨。去吝孰先焉。由其通。舍其蔽。茲所以合異而爲同也。侯與吾徒。其有取乎此矣。上人亦嘗學於是耶。土地之利其末爾。竊獨嘉乎是舉也。庶幾乎吾聖人之旨。而有非苟同者。故爲原其大趣。而爲之記。其目之細。則碑陰存焉。

常熟州學田記

常熟故吳地。州之西。子游宅在焉。當孔子時。吳通上國已久。北學宜非一人。獨子游以身通受業。列於七十有二人之間。而其言行。見於記錄爲甚具。迨今千有七百餘年。生其地而好學能文者。猶彬彬焉。風氣之厚。俗習之盛。誠非旁州比縣之所及。然自其爲縣時已有學。而所占田多薄瘠。以歲之不易也。諸生往往無所仰食。學校之養。顧出他州縣下。弦誦之聲。希闕寂寥。前後爲是州若職教事者。思有以裕之。而未知所以爲計。學之賓老。以爲州之有力而名好事。莫如曹君。乃相率造君以爲言。君欣然爲輟田之可耕者若干畝。山之可樵者若干畝。以佐之。士之羣居聚食。始無所乏絕。莫不德君之爲。而願得予文以記之。予聞古昔。授田建學。悉有成法。民之爲士。固不必廩於學宮。而大家巨室。亦不得有羨田以資施予也。自先王之法壞而不可復見。說者蓋以爲三千之徒。聚而食於孔子。或又以飲食之人。爲子游氏之儒。何言之無稽耶。今之去孔子日益以遠。有能聞布衣養徒之事。而興起焉。可謂難也已。若夫爲弟子員。而藏修

息游於斯者。皆生於子游之鄉。而得其風氣俗習之美者也。苟無幸乎居之安食之飽。而必有事焉。將見其處也。必無媿乎子游之文學。其出也。必無忘乎子游之學道而愛人。一簞一瓢。不足爲其儉。萬鍾之祿。不足爲其泰。孰得以區區飲食之細。厚誣君子也哉。是用弗讓而爲之記。以告諸來者云爾。曹君名某。嘗爲某官。

東陽縣門樓記

古者國無小。必爲臺門。所以嚴等威。重教令。非苟致崇飾而已也。以爲不若是。無以習民於上下之分。而壹其觀聽也。古今殊時。郡國異體。所謂麗譙者。不皆出諸侯三門之制。其以樓易臺。或猶有取禮之以高爲貴者乎。春秋譏新作南門。非謂夫修舊而加其度也。蓋失時也。東陽婺壯縣。提封幾二百里。民堵至四萬區。不啻如古子男國。縣署之大門。故有樓。庠人下陋。歲久且就圯。丞耿君某。以爲是不稱古者嚴等威。重教令之意。爰合其鄉之大家。俾撤而新之。尋有二尺。以爲基之崇。參其基以爲屋之崇。修去屋崇五尺。廣參其修而益五尺。凡修廣視舊率加十二。而崇倍焉。爲間者五。而加其舊者二焉。君之惠孚於人。故民樂獻其力。智周於物。故工喜薦其伎。始作於延祐二年冬十月。而訖役於三年春二月。又不失乎土功之時。是宜舉之易成之亟也。學校之士。咸相與言。吾黨不可拱手視具。乃買石而以書來曰。吾耿君之興壞起廢。可稱述者非一。而樓爲大。願紀成事。來者尙有省也。潛不佞。無能贊美頌勤。然竊觀是役也。有禮之貴。而無春秋之譏。能勿喜聞而樂書之哉。動而法於禮。春秋則夫所宜書者。茲樓云乎哉。程工屬役之凡。

庸可略也。

松陽縣惠治巡檢司記

處之松陽。所部六鄉。其一曰惠治。至元某年。始置巡檢其地。以教官而假巡檢。則自吾岳君始。先是居其官者。凡若干人。咸卽寓舍以爲治所。卒伍散處墟落間。緩急呼調。輒後會期。莫有以爲意者。至治二年冬十月。君實來。明年秋某月。始買地作新廡爲屋。以間數者若干。費錢若干。而其什七出於君之私橐。不足則其吏士洎鄉之大家合力以成之。又明年冬十有二月。功以訖告。門廡堂室器械之須。靡不具完。君旣諏日之吉。入據廳事。而休吏士於旁舍。迺以書來曰。願有紀。俾後之人勿廢也。夫尉巡檢。均以求盜爲職。而尉得與令長連署。常治其邑中。巡檢所治。率在乎荒郊林莽山區海聚幽昧曠絕之境。其爲力旣尉難矣。矧處爲山郡。而介於甌越。國家初定南服。患其竊發之不時也。嘗選用重臣。建牙分闢。以洩焉。雖以積安日久。而椎剽之習。或未盡去。巡檢之爲力。不加難乎。是以來者。幸其苟道於吏議。則望望然計吾歲月而去之。固無以居處之崇爲也。君儒者。按職甫及期。枹鼓不驚。而田里之人。甘食以安寢。又能致其餘力。以樹立官府如此。向之所謂難者。君直易處之。其設施之整暇。何如哉。是有政焉。非特土木之功而已。世恆譏儒者迂且憚事。若君之爲。武夫俗吏。不可少媿耶。爲之記。所以昭作始之自。亦所以釋儒者之譏也。君名自修。字德敏。宋太師鄂忠武王五世諸孫。今爲常之宜興人。

秦定元年冬十有二月庚午。平江閭門外新作虹橋。成古者辰角見雨畢而除道。天根見水涸而成梁。有司之常事耳。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此何以書。在有司常事也。而此非有司之常事也。按郡志。橋之載於圖籍者三百五十九。而爲虹橋者三。其一在城西若干步。卽此橋也。去年夏大雨。水暴溢。橋居兩水之交。所施材甃皆腐缺。莫能與水抗。一夕盡圯。其地適控通衢。凡徵令賜予布政於方國。若奉貢輸賦。修職於京邑者。悉由是而之焉。執事者奔走迎勞無虛日。懼舟楫不足以嚴使客。則伐木以竣之。方謀所以復其故。而官帑不可輒發。又重以其役厲民。未知費所出。郡民鄧文貴聞之。請分家貲之半。更爲石橋。以利永久。旣又以爲此有司者之事。非細人所得干也。乃飭材用。庀工徒。以聽要束焉。事聞於府。府上之行中書。已而報如其請。遂以八月乙丑始事。閱八甲子而告訖功。橋之修四百尺。而其高十分修之一。五分而殺其二。乃與岸等。脊之廣得高之半。而趾之廣加其什伍。上設扶欄。爲之周陔。其下爲門如半月。以醜漕河。而隄其兩垂。以度輓者。所用錢以緡計者十二萬五千有奇。役以庸計者二萬四千有奇。今總管郭公旣率僚屬觴酒橋上。以落其成。且謂文貴編戶民。非有名田稍食。貨殖奇贏。若他大姓比。川梁達路。官實領之。而文貴顧能輟其衣食之餘。以紓有司之急。不宜無以示勸相。乃伐石俾潛執筆書其凡而刻焉。夫以一家尸利物之功。而長民者能表樹之。以寓其風厲之意。是皆有司常事之所不及。而於法宜書者。潛不得辭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是邦之人。誠知所感發而慕效焉。則夫可以修廢舉墜。而出於有司常事之外者。其屢書不一書。尙託始於茲橋也。文貴之可稱道。而不繫於橋事者。茲不書。

諸賢州鄉貢進士題名記

潛佐諸暨之明年。州人士有同升於春官。而旅進於天子之廷者。其調補而歸也。學正陳繼龍。既合鄉薦之士。爲題名。而虛其左以俟。且屬潛記之。潛惟國朝以科目取士。著於令。列聖相承。守之如一。上以繼志述事。下以立邦家。太平之基。甚盛德也。越於東南。號稱都會。異時人材輩出。起進士。至宰相者有之。自版圖入職方。章逢之流。相與蹈詠。爲日已久。如種待穫。適惟其時。是以詔下之日。莫不爭翔競奮。以自廁於英雋之列。獨是州閱十年。而偕計吏第泰常者。始接踵而起。後先相望。滋不乏人。其科級之優。又旁州比縣所未有也。惟其發也不亟。故其就也愈偉。則其進也孰禦焉。雖然。士非科目。不能以自達。至其措諸行事。足以被今而垂後者。恆有在乎科目之外。苟徒誇榮侈盛。而以爲稽古之所蒙。豈賢師儒昭示上德風厲學者之意哉。肆成人有德。潛與諸君子求無忤焉可也。小子有造。潛於承學之士。蓋日望之。

鄞縣義役記

浙水東州縣。隸慶元大府者六。凡所入田租。鄞以一縣當其什五。諸名額及非時之須。稱是。取民爲最夥。而其爲縣在鉅海上。號東南一都會。牧伯守將若他司。以轉漕市易鹽筴之利。有事于海者。悉蒞治其處。一切趣辦。用民爲最繁。富者巧自辟匿。貧者日削而弗繼。吏鯁鯁焉。惟期會之或後。爲懼。而公私交病矣。天台周君之爲丞也。會國家申嚴役法。豪右以他名數自占者。毋敢弗與。周侯進父老。具宣德意。且教之爲義役。於是縣西南五十里。林林之民。次當受役者。三十有五家。首相與謀。眊物力之薄厚。各捐已囊。得

錢七千五百緡。爲子本。推執事者五人。操其奇贏。以供百役之費。而存其母常勿絕。復推其五人。日詣有司。以聽徵令。歲終則更休焉。厥旣條上于縣。周君合長佐白狀大府。而定其要束。因廷酌父老。以爲衆勸。旁鄉比井。爭慕爲之。其致力也均。其待事也易。姦胥悍卒。不得舞手其閒。而民益忘爲役之勤。其效可睹矣。周君以秩滿去。父老過予而請曰。願有紀。庶幾夫嗣爲政者。知有以相之。俾後之人毋棄其成也。昔者孔子稱子產使民也義。夫義也者。固古之所以使民也。今也田里之人。不愛其力。相率以聽於有司。而謂之義役。非上之人以義使之而能然哉。是蓋子產之所以爲鄭。而孔子之所與也。其孰得而廢之。然則可託以永久者。有不在予文矣。周君名仔肩。延祐五年進士。其來以七年二月。而義役行於至治元年正月。其去以三年三月云。

傅氏義田記

烏傷之北鄙。有義門者。里人傅氏之居也。傅氏之長曰某。過予而言曰。家故有田四百畝。合族而食。五世矣。以羣從子姪之蕃衍也。歲率用八畝之入食一人。而籍其餘。可當十人之食。以給賓祭百須之費。吾懼夫久且弗繼。而無以善其後也。古竭吾私焉耳矣。蓋得田凡若干畝。別儲其入爲子本。而權其奇贏。俟他日更購田以附益焉。是不可無告來裔。使成吾志。以惟子也。請嗟乎。義之名孰從生乎。親親仁也。因時制宜。義也。禮之所由起也。蓋予聞之。古之制禮者。爲之井田。以同其利。爲之比閭。族黨以均其安。夫然後教以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卹。疾病相養。猶患其未足以勸親親也。於是乎有宗法焉。而非會居聚食。

之謂也。服窮於總，而同姓殺於袒免，是以祖遷於上，聖人莫能存也。宗易於下，聖人莫能止也。戚也而日以疏，勢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則是疏可使戚也，其所因者本也。循其勢，故教易行，達其本，故道可久。聖人惡有術以強合之哉。大雅曰：飲之食之，君之宗之。王者之大政也。田制壞，宗道廢，仁人孝子，不得由乎先王之禮之盛，而各以意行之。假區區生養之具，以收聖人之所不能合，夫亦有取其義云爾也。充其義而仁不可勝用也。記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在乎無替引之而已。書而歸之，俾刻諸石，豈非其所望以扶吾義於百世而弗墜者耶。旌異之實，存乎舊記，條約之凡，具於碑陰。茲不書。

潛窩記

剡源先生嘗題其居曰縮軒。從之遊者陳君養直，亦以潛窩扁其晏休之室。君之云云，則有所受之矣。蓋縮之爲言退也，潛之爲言藏也。是故以世爲莫足用，吾聰明而務爲退藏者也。古之善爲退藏者，豈隕然伏其身，窅然閉其言而已哉。昔者先生方盛壯時，高視闊步，英雋之林，舍者必避席，煬者必避竈。庸人小子，卻立而睨之，如萬斛之舟，順流而東，騏驎囊，鷲浮雲而上也。可謂進耶，退耶，一旦倦游而歸，逡巡乎山，硯海涯，而時出以浮沉俗閒，所居而履滿於戶外矣。鴻聲駿望，森起水涌，庸詎知夫退之非進耶。惟夫不爲物首，而墨以爲守，是以恆瞠若乎人之後，不知孰吾進，孰吾退，而吾未始與之俱進退也。君之於先生，則幾矣。然而未嘗進也，惡乎退，未嘗行也，惡乎藏。顧獨弊弊焉於其名迹之間，是將有闕其藏者矣。夫

湛盧豪曹。固不斬一割之用。其光氣燁然星辰之上者。雖千仞之土。有未易以揜遏也。善刀而藏。亦有其知乎。誠有莫吾用而未始不行。莫吾舍而未始不藏者。則其退藏也。斯密矣。而予安能知之。安能言之。

慥慥齋記

天台項君可立甫。周君彥德甫。俱以慥慥名其齋。今國子祭酒集賢鄧公。各爲之大書其顏。蓋以旌其志之同也。二人者。復俾予合爲之記。以釋其義焉。夫慥慥者。所以美中庸之君子。言與行相應者也。而齋也者。謂夫閒居以養其心。若於此而齋戒也。方二人者。各適其安。而嗜焉以休。言不與物交也。行不與事接也。惡睹所謂慥慥者哉。蓋人之感焉而易動者。物也。其來無時。而常使人善惑者。事也。揆事物之理。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者。人之心也。平居養之無其素。一旦出而卒然與夫事物遇。易動者或怵之。善惑者或眩之。口之於言。身之於行。有不暇擇也。其無繆述而顛錯者。幾希。二人者誠深知乎此。故其晝談夕講之隙。退而卽於私室。各著其志以自儆焉。此中庸屋漏潛伏之功。古之君子所以成其慥慥之美者。未始不出於此也。在易風自火出。其卦爲家人。其象爲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釋之者。蓋曰。火內也。風外也。由內以及外。是以能有物而有恆也。夫二人者。求美其言行。而圖之於養其心之所。內外賓主之辨。其審如此。豈不可謂知所務矣哉。是道也。苟知擇乎中庸者。宜無不然。而非二人者爲獨然也。彼慥慥之名。又豈二人者所得專而有哉。書而歸之。所以記也。亦以厲同志也。

鄉學記

霸之益津人宮君琪。卽其西鄉所居作學舍。合諸莊子弟。俾肄業其中。且爲廟像先聖先賢。以春秋旦望奠謁。如學官法。念不可無以示永久。爰狀其事。走京師。請奎章閣侍書學士內翰虞公爲之記。公方有大論。未暇如君琪請。迺以狀授潛。俾執筆而書之。潛惟古之施教導民。有本行源。必由鄉以達於國。是以六鄉之吏。去民愈近者。爲教愈詳。一歲之中。州長之屬民。讀法者四。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閭胥則無時焉。若夫二十五家之閭。則又有門塾。以仕焉而已者。爲之左右師。雖閭胥弗親也。故上之教不煩。而民之爲士者。恆足賴。故其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人生其時。獨何幸歟。今郡邑用著令。旣咸得立學。承宣德意而崇厲之。厥有師帥。而鄉閭之教。希闕弗講。雖有朴茂之質。何以培其根。而達其支也哉。君琪不自耀其材。以取顯仕。而主昌平之候館。固非有長民者之責。迺能汲汲焉圖所以私淑其人如此。可謂有志于古矣。昔者魯修泮宮。而春秋不書。說者類曰。此有國之常事爾。君琪之爲。蓋禮之以義起。而出於常事之外者也。可無書乎。凡廟學總爲屋若干楹。費錢若干緡。經始於至順二年春二月。而落成於秋八月。翰林直學士趙公子昌。與君琪居相望。實有以相之。其來請記。則冬十有二月也。

浦江縣三皇廟記

醫有學。三皇有廟。尙矣。合廟學爲一。而俾醫師領其祠事。有司以春秋之季。發公帑。具祭料。而折俎升觴焉。今制也。蓋三墳之書。世莫得見。可見者。非必其本書。百家所錄。又多怪迂鄙野。而爽於用。能推其所承傳。而措諸民生日用之間。惟言醫者爲然耳。三聖人開物成務之功。有託以弗泯。其在茲乎。凡立學必釋。

奠於先聖先師禮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其徒無敢推唐虞成周之君，以爲先聖。醫家者流，乃得上援羲農黃帝氏而尸祝之，希世之盛典歟。國家仁育庶類，將悉躋之壽域，垂意於醫事，至重而不輕。崇廟祀以表章其學，著在令式，而偏州下邑，或不能奉以從事，非知爲政之緩急者，莫肯盡心焉。浦江自版圖歸職方，踰四十載，迨至治初，始克有廟於邑署之西南，不久輒壞。天歷間嘗繕完之，而猶未有學也。今達魯花赤八時思溥化，以廷對第二人，由中祕外補，再轉而長是邑，旣興學宮，以嘉惠章甫，逢掖之士，尋又以爲今之建學立師，醫與儒等爾。隆於彼而嗇於此，非所以欽承天子之命教也。乃捐俸資倡衆而改作焉，中爲殿堂，具嚴像設，兩廡旁列，四墉外周，前植櫺星門，而齋宿之次，論說之所，無不畢備。經始於至順三年之某月，落成於明年之某月，書來屬潛記之。潛竊惟三聖人之法，被於萬世，其大庇乎斯人者，若天覆而地載，不可以一事名言也。百藥齊和，湯火箴石之施，與易大傳所稱網罟耒耜，衣裳舟楫，白杵弧矢，棟宇棺槨，均之爲一事爾，其不可名言者，孰得窺測而擬諸形容哉。乃若賢侯之敬恭秩祀，道宣靈休，不宜無以告來者，庸弗辭而爲之記。餘見於舊刻者，茲不重出焉。

永嘉縣重修海隄記

溫爲郡，俯瞰大海，江出郡城之後，東與海合，直拱北門，枕江爲亭，榜其顏曰四時萬象，候館在焉，使指所臨，長吏迎勞無虛日，亭之西爲市區，百貨所萃，慶氓賈豎，咸附趨之。江滸故有大石堤，延袤數千尺，舍舟登陸者，阻泥淖不得前，其俗率於隄之旁爲石路，外出以屬於舟次，爲之馬頭，凡爲馬頭者二，一以俟官

舸一以達商舶云。先是江水過於沙洲。由江心寺之西。逆流而上。勢奔突莫支。隄數毀。繕治之費。公私交以爲病。至順二年秋。水暴溢。括蒼山中。被郡境。颶風激海水。相輔爲害。隄傾路夷。亭隨仆。永和鹽倉亦圯。水怒未已。且將破廬舍。敗城郭。永嘉蓋郡之治所。縣尹趙君大訥。謂是不可緩。急議興作。俾大家之役於官者。分任其事。或輸以財。或薦以力。經畫勸相。則身親之。以潮汐之盈縮。有時也。投其隙而賦功焉。列巨木爲柱。而設袂楹其上。內攢衆木。圍之四周。外施其芒。以撥浪。次填以石。次積以瓦礫。而實土其中。加橫木備其欹側。而帖石其背。以便行者。隄若路暨亭之址。悉如之。而亭亦復其故。始事於三年之春二月。訖役於冬十一月。費不益於舊。而功倍焉。俾來俾記其歲月。潛惟春秋之法。有直書其事。具文見意者。敢竊取斯義。敘次梗概。不復效近人之記事。謬爲諛言。以亂其實。續郡乘者。尙有考於斯。

昌平縣石橋記

由都城北抵上京。其驛十有二。而昌平之爲縣。當其第一驛。谿水逕闌中。橫絕通衢。霖潦暴至。則水湍悍益甚。人莫利涉。縣尹畢侯。以爲昌平今畿縣。大駕時巡。次舍在焉。凡侍從之臣。宿衛之士。與夫外頒教令。內奉職貢。使客傳遞之往來。率由乎是。爲長吏者。曷敢弗謹。迺規貨食。募匠傭。揆日之吉。架石爲橋。其修六十尺。而其廣得修四之一。自始作至訖功。爲日若干。車者無濟盈。徒者無厲深。而民不知有役。咸相與誦美之。掌其驛事者宮君琪。持父老之言來。諗曰。吾畢侯之爲人。素慎重。雖居劇縣。善操簡以御煩。見謂材敏。然以廉平不苛。民樂其業。田里安於無事。用能以暇日。致力於茲橋。願有紀。而附見其治行之概。

勒諸岸左以貽永久。古者列國有四鄰賓客之交。入其境而門關達路。廬館川梁。修除之不時。猶或譏其失政。矧今百里之郊。警蹕所臨。有能勤其官。敬其事。而不忘乎嚴飭具備如此。可謂無失政矣。豈徒一時興作之功。有足稱道哉。庸弗辭而爲之書。善觀政者。有考於斯。則他治行。固可推而知也。畢侯名文質。濟南士族。其出宰也。由翊正掾外補云。

蘇御史治獄記

至順二年冬十有一月。趙郡蘇公天爵。由翰林爲御史南臺。時方用中書奏。遣官審覆論報天下獄囚。三年春正月。公甫就職。卽分洩湖北。湖北所統地大以遠。其西南諸郡。民獠錯居。俗素獷悍。喜鬪爭。獄事爲最繁。公不憚山谿之阻。瘴毒之所侵加。徧履其地。雖盛夏。猶夜篝燈閱文書。無少勸。囚有言其冤狀者。公曰。憲司歲再至。不言何也。囚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聞公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公爲之太息。事無鉅細。必盡心焉。辰之沅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伺兩子行賣茶。卽舟中取析薪之斧。並斫殺之。旣沈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顧以爲三年之疑獄。而釋之。公曰。是事二年半耳。不殺人。何以衣有血污。何以知斧在水中。且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復寘于理。有龍光祖者。買官得同知某州事。用例奪官家居。其子及家奴言。胡孫谿有吾家故所。請射官地。而宋某來畊其土。今宋已死。宜募佃者。光祖從其言。而宋之子乙來爭此地。光祖以牛米鹽遺洞蠻。使與佃人夜持兵圍宋所居。盡縛其家人以去。佃人指乙兄甲謂洞蠻曰。不殺此人。恐走出洞事洩。遂射殺之。而散

賈其妻子於諸洞。甲既死。乙竟脫歸。訴其事。吏受賕。止以占田坐其佃人。寘光祖不問。公曰。殺人而坐以占田可乎。適諭洞蠻。悉出宋家人。而正殺人者罪。沅之麻陽民。張甲彭乙。爭澗田水交惡。張以禾方熟。夜往視之。彭適過其處。張因殺之。而誣以盜禾。取其家竹篋實禾爲驗。吏以爲所殺者。真盜也。將貰其罪。公曰。彼盜汝禾。用手取之耶。抑用鎌也。曰。用鎌耳。公問鎌安在。不能對。乃論如法。有黃天發者。兄子四人。仲獨富。而其季性剛愎。與諸兄數有爭。且陵侮天發。仲欲殺季。乃告於天發。而以錢與謝某者。使其殺之。季妻發其事。仲謂天發曰。兄殺弟則罪重。叔承之則罪不至死。叔婦子某能衣食之。天發許諾。尋就逮。自言實出錢與龔某者。使殺之。龔蓋仲之舅。而其妻則謝之母也。仲賂吏如其言。文到成獄。公疑有冤。訊之果然。迺以始謀者爲罪首。常德之桃源民。盧甲莫乙。汪丙。同出求傭工於人。甲誤墮水死。甲弟之爲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自明。言實與丙同擊之至死。慮其復甦。斷首棄草間。而棄尸與仗於譚某家溝中。吏往視之。果得髑髏。而尸與仗皆無。公曰。尸與仗縱存。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呼譚問之。則甲未死時。其目已瞽。而謬云曾見一尸。爲水所漂去。公知其誣。語吏曰。此迺疑獄。且不止三年也。卒釋之。楊乙者。始娶而得悶風疾。其妻惡之。逃歸父母家。乙往追取其聘財。婦翁以訴於官。事未決。而乙於屠者燕甲家見其妻。因與甲鬪毆。旣去。而至屠者燕丙家責所貸。又與丙鬪毆而去。中路病發死。其母知無他。而恐官以前事來索之。故亟以聞。吏不察。迺捕繫兩屠者治殺人。事。公問其母。得乙風疾狀。兩屠者賴以免。印社子者。聘同里民家女爲妻。未及娶。而周某者。恥與爲姪婿。止婦翁使勿嫁。社子恨周。

而殺之。楊惠孫、黃文德皆里中大家，故有怨。社子本受傭，惠孫所，又適儻文德屋以居。文德因嗾社子，援楊父子造謀使殺周。惠孫彊服而不能言其故。初言周捕其子姦事而殺之，次言周通其妾而殺之，後徒其獄龍陽，則又言過洞庭遇風，禱於神，許採生以祭，而殺周取心肝祭之。公閱其牘曰：前二說既非，是使如後說，有尸可驗，猶未足信。況無尸乎？及詢得其實，則教之自誣者，衛推官也。於是社子已病死，迺出楊父子破械遣之。州人劉文貴死，妻弟同郡朱德來省其姊，文貴養子飲以酒，數日而患腹脹，文貴次子與養子爭家財，有隙，因謂德曰：得非中蝦蟇毒乎？擣烏柏根和酒飲之，得暴下，視之無他毒，而病愈劇。德歸，具以養子言告其母，其母以聞于官，未及逮問而德死。錄事及武陵縣官來驗其尸，皆以銀釵探口中，色不變，定爲病死。衛推官者，先以他事怒錄事，欲假定驗不實爲其罪，更命龍陽知州聚檢作中毒死，辭連三十餘人。養子已誣服，公疑有冤，爲訪諸路人，且諭使吐實，衆皆曰：獄辭盡衛推官教我云然。公既反其獄，併按衛推官罷之。凡此皆死獄，公所平決，未有不得其情者也。富者以佃客家人死而蒙非辜，公則直其冤，貧者以年飢取他人穀，因擊傷之而傅重義，公則薄其罪，所活又數十百人。澧之齊氏，沅之曹氏，駱氏，靖之唐氏，並雄於貲，而善持吏短長爲民害。齊因湖泊官不聽其撲買，而汙以他事，曹與駱有罪，例當施粉壁，著其過惡，遂藏去省檄以滅其跡。唐以白身爲黃平府判官，追奪之，令下而拒不納。公至，吏始克舉其法，無所避。有以婚田來訴者，公雖歸其事於有司，後必詢所處當否，卽有未當，折以片言，莫不心服而去。公旣召還，兩入臺爲御史，湖北之人思之不寘，而士之有文學者，太祝周君歷敘其事焉。昔者于定

國嘗爲御史矣。而其爲廷尉也。居十八歲。乃遷。夫以十八歲之久。事之可書者。宜不一而足。史廬存其父子公爭孝。婦不殺姑。事而於定國之事。一無所登載。第稱之曰。民自以不冤而已。豈非當時軼其傳。而史家無述歟。竊用是有感於公之事。輒因周君所敘。刪取大略爲之記。以慰其人之思。後之秉史筆者。或尙有考也。公今山中書禮部侍郎。出爲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云。

自怡齋記

山林肥遯之士。遺世而絕俗。聲色狗馬金珠服玩之美。舉無足動其意。而其意之所樂。猶有寓乎草木禽魚。煙雲荒忽。風月寂寥之間。是雖若與世俗異嗜而不相入。其不能無待於外。則一而已。自夫外物者。言之。金珠草木。均之無知也。狗馬禽魚。均之無識也。果奚取奚舍焉。苟無累於取舍。則稊稗也。螻蟻也。瓦甓也。萬物之臙臙。未有不可寓其樂也。獨煙雲風月乎哉。仁者樂山。而未始資夫山以爲仁。知者樂水。而未始資乎水以爲知。君子之樂。固無待於外也。予嘗與客造乎自怡之齋。而叩其主人之名齋者。則華陽陶隱居詩語也。噫。謂白雲不堪持寄。而可自怡悅者。華陽之戲論爾。夫旣已遊乎方之外矣。白雲何物。能爲之累耶。賢主人不愛其重珪疊組。一旦蟬蛻而去。由由然立乎萬物之表。蓋有不屑爲山中宰相者。聲色狗馬金珠服玩。安足多道。華陽之白雲。固不能爲之累也。今之名齋。顧有取乎其自怡之云者。是其中必有真樂者存。而外物不與焉。昔者孔子之門。有以浴乎沂。風乎舞雩。言其志者矣。非有自得乎其中。則夫所待以寓其樂者。曾何異於山中之白雲乎。雖然。濠上之遊。魚之樂。莊子不必知也。莊子之不知魚之樂。

惠子不必知也。白雲之可悅與否。賢主人固庸知之。而賢主人之自樂者。予亦不得而知也。而安能言之。姑識其與客語者如此。主人合魯其氏。泰不華其名。嘗以嗣襲長萬夫云。

巽菴記

餘姚楊君。名其晏休之室曰巽菴。而徵予言所以名之義。夫巽之義。聖人之作易。既言之矣。其又奚言。顧君之名其菴者。不可無辨焉耳。蓋菴焉者。山林枯槁之士。木茹澗飲。而託焉以休其身者也。巽之爲卦。其象辭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其象傳曰。君子以申命行事。由是言之。則離世異俗者。固無用乎巽矣。而況君遭時承平。方以材見推擇。且寢有顯職。宜其席不暇暖。寧能久居此耶。雖然。觀象玩辭。居者之事也。君退而家食。藏修游息於斯。其於有攸往見大人者。揆之必至。審而於申命行事者。究之必至。悉動則觀其變。玩其占而已。以言乎變。則巽自遯來。遯而爲巽。四乃得位。得位而近君。其動之占。所以悔亡而有功者。四以一陰處四陽之間。而上順於五。皆以正而相得。巽之善者也。君果遯而不變者乎。誠使之進居近列。必有以處此矣。豈若山林之士。離世異俗。木茹澗飲。嗒然休其身。而無所用心也哉。抑予聞聖人之言。易取義非一端。是故巽爲有攸往見大人。申命行事。而或爲隱。或爲伏。竊懼昧者疑君之寓迹乎茲菴。有類夫以潛隱屈伏爲巽者。於是乎言。

江浙行中書省題名記

昔太史公於漢之將相名臣。不皆立傳。而爲之表。悉著其氏名歲月。使覽者尙論其世。而有以知其人。後

世官寺之題名。實本於此。故雖偏州下邑。無不記諸其廳壁。江浙行中書省。莅治錢唐。五十又六年。題名有記尙矣。至正二年夏四月。省署燬於災。而石亦仆。今丞相適下車。亟使計工程材。拓故址。植廣廈。增崇其壯觀。以昭示乎等威。而未及蒐遺舉墜。補題名之缺。平章政事康里公。視事伊始。命掌故考舊牘。合前宰執之氏名歲月。伐石而大書深刻焉。令潛敍次梗概。以告來者。潛幸嘗以文字爲職業。而效趨走於屬部。何敢以不敏辭。載惟我朝稽古建官以來。厯臣碩輔。入則保茲天子。而儀刑乎百辟。出則正是國人。而屏翰乎四方。體貌之尊。內外均一。所以聳萬民之具瞻。折千里之遐衝也。今天下爲行省。凡十有一。而江浙當東南之都。會生齒繁夥。物產富穰。水浮陸行。紛輪雜集。所統句吳於越七閩之聚。訖于海隅。旁連諸蕃。椎結卉裳。稽首內嚮。挈兵民二枋。而臨制於棚外。事任至重。非元勳懋德。兩有文武。莫克膺其寄。丞相繇中書平章政事。進位端揆。來鎮茲土。紀綱號令。煥然聿新。羣工庶尹。奔走率職。賜履所及。咸爲之改眛。而易聽。皇上嘉其有興壞起廢之功。特勅詞林宗工作記。并書篆以賜。一時宰執大臣。都司僚佐。亦已衣被昭回之光。而流榮耀於無極。若夫題名之設。蓋他日表將相名臣者之權輿。是宜與蘭臺祕閣之所纂。名山金匱之所儲。相爲經緯。氏名歲月之存否。所係甚大。豈偏州下邑廳壁所記可概論乎。然竊聞溫國司馬記諫院題名。以爲居是官。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有言責者。固不容不事斯語。充乎是道。雖秉國之均。任天下之重。無難也。則其爲記。又不徒取氏名歲月之可見而已。矧今聖神撫運。鉅人並生。更進迭興。均其勞佚。猶有虞之九官。奮庸於內。成周之三后。協心於外。畫一之治。

罔問後先。述作之家。遡觀其時。而睹其餘澤之未泯。指事載功。垂之竹帛。不亦廟堂推美讓善。追紀前人之盛心也哉。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題名記

中書之有行省。行省之有左右司。國朝之制也。蓋自唐分三省。肇置都司。爲尙書丞轄之貳。以天下之大。百官之衆。而任是職者。止於十人。其選不輕矣。攷之六典。則其所掌付諸司之事。舉正稽違。省署符目。執直簿。以知省內宿直等。僅僅數事而已。位有常員。職有常守也。今政本一歸於中書。而以左右兩司爲元僚。小大之事。罔不與聞。列曹掾有所關白。得持文墨議論相可否。僉議既定。乃以聽都堂之裁決。而署行之。較之往昔。事權輕重。固大不侔。其在行省。曰郎中。曰員外郎。曰都事。官稱命秩。悉視中朝宰士。而恩數無內外之異。合左右爲一司。以兼總乎六曹。而分守無彼此之殊。位序已崇。而職務尤劇。委任之重。愛絕前比。非清方敦實。閎敏周通之材。莫宜居之。由是而歷從班。登政地者。踵武相望。號爲宰相之儲。誠要官之高選也。學士大夫。往往觀乎題名。而指其顯融於時。能以雋功偉烈自見者。侈爲盛世之美談。安可無以考其去來之歲月哉。江浙行省左右司。重新於災燬之餘。爰命潛記其題名。而刻諸廡下。潛竊惟古之記題名者。不特以謹歲月。必因其所居之位。而寓規誡焉。今之都司。上以彌綸乎相業。下以綱紀乎曹務。至於邊隅之阨塞。閭閻之幽隱。靡所不當問。非若羣有司。效一官守一職。而可以一事名言也。庸敍次其設置之沿革。以爲之記。凡參贊之功。有可稱述。而非題名所能盡記者。茲不得而詳焉。

義烏先達題名記

義烏邑庠禮殿之西南。故有文昌祠。宋先達題名在焉。祠廢而石毀已久。至正七年春。主教事者暨先達諸公之後人。始復修其祠事。而買石重刻。實其中。昔我世祖皇帝。既定天下於一。萬邦黎獻。共惟帝臣。特旨以宋咸淳甲戌進士第一王公龍澤。爲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公邑人也。鄉大夫先生。莫不動色。胥慶。以爲科目之設。茲其權輿。逮仁宗皇帝。臨御伊始。承平寢久。文運之開。適惟其時。誕布詔條。光揚祖訓。著貢舉令。以興賢能。法行於延祐之初。而兆見於至元之末。公之用舍。乃科舉廢興之幾。名不稱。則無以風厲乎四方。蒐其缺軼。而表顯之。不獨爲一邑之榮觀而已。矧今聖天子在上。稽古右文。分命儒臣。撰定前史。因其善惡。以寓勸懲。列傳所載。盡瘁事國。如忠簡宗公。正色立朝。如文清徐公。皆邑之先達也。觀其名而。知感慕激發。則兩公不得專美於前。而後賢之踵武相接。又豈止爲科舉之士哉。是宜有以彰千載之盛際。非徒可存一代之故實云爾。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遺風餘烈。固未泯也。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儕小子。敢不勉諸。題名舊刻。潛之曾大父左曹公實志之。茲俾潛嗣書其重新之歲月。潛不得辭也。

義烏縣學明倫堂記

義烏故有先聖廟在縣南。宋慶歷中。徙于縣東。而立學以應令。崇寧初。命縣皆置學。又徙于縣西。尋燬于寇。今廟學在縣北。則紹興間所徙也。其後又斥廟西地以爲學。而規制寢備。逮入國朝。有司以時繕治。惟謹。天歷二年冬。達魯花赤鐵閭。始盡撤而新之。奧殿邃廡。夷庭穹門。崇高修廣。悉倍其舊。且改作論堂。直

廟之北墻面勢甚正而地脈隱隱隆然以起堂適據其脊或挾宮宅地形之術審其方向謂宜避勿犯由是未及就緒而遽輟工後來間有不爲其所怵者率憚於役殷費鉅罔敢自任顧假術者之言以爲解閱歲滋遠莫或以動其意至正三年夏五月縣尹周侯自強來蒞事展謁而退覩斯堂之暨茨不施欹仄敞漏殆將覆壓問其故而爲之太息亟令鳩財儻功易其已壞而補其弗具朽墁瓴甃必堅必良棟桷豐碩櫺檻顯敞飛榭步簷周于四阿左右齋序爲屋十間基而未構者半完舊益新畢潰于成什器之須待用無缺先賢之祠曰忠孝堂寓於廡下則遷而位於廟之西南巨石偃蹇當乎前軒則因其自然輔以土壤及他山之石使就平坦甃其上爲杏壇修五十尺有奇而廣加其修五之一始事於是年之冬訖役於明年之春主教事者欲圖賢侯之績俾永勿墜爰狀其實屬潛記之蓋古者惟有學而無廟後世或有廟而無學廟學之制莫備於今詔書屢下風厲作成視昔有加可謂盛矣義烏爲名縣其有學亦已久夫何一旦倏興忽廢春秋行事駿奔走執籩豆濟濟在列而考德問業羣居游息皆無其所弦誦之聲希闕寂寥幾若向之有廟無學何以廣教道稱上旨哉宜乎周侯鯁鯁焉致其力而不卹於流俗也凡先王建學明倫之本與是邦人材風俗文物之大概有晉陵胡公程鄉先達朱公如璋陳公炳及潛之六世祖處士君所爲記論著已詳石多不存而其文並傳於今未泯潛不敢勦取前人成說以瀆告于同志之士姑爲記其顛末如此俾來者有考焉

徐偃王廟碑後記

衢州徐偃王廟。有韓愈氏所爲碑文。其別廟在今蘭谿州者。里人徐畸實爲之記。畸辨其未嘗稱王。而建安袁聘儒。記江山之別廟。直謂孔孟之徒。無道偃王事者。古昔帝王事蹟。不載於經。而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固多矣。況偃王事。見司馬遷史記。范曄後漢書。張華博物志。本末甚具。至愈之文出。而學者家傳人誦之。偃王仁義之心。遂以暴白於天下。後世由愈之言。可信不誣也。若愈者。非所謂孔孟之徒歟。衢人柴某。家于蘭谿。旣與州之士民修其祠事。且摹刻愈碑文。立石殿廡。而屬潛志其歲月于下方。潛竊惟湯武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亡。興亡雖異。其爲仁義。未始不出於心之同。然是州之人。誠能於愈之言信而不疑。則其致力於神。將弗懈而益虔。祥慶之來下。蔭庥之所加。未有止也。庸附見畸聘儒之說。而論次之。庶覽者得以詳焉。

忠簡宗公祠記

義烏滿心寺鐘記。宋名臣忠簡宗公之文也。石毀弗存已久。寺僧曰直曰謚。實公七世諸孫。直先示寂。謚今以甲乙之傳嗣爲住持。爰輟衣孟之資。購田若干畝。祠公於西廡。探家集得舊記。重刻諸石。而俾潛志于下方。謹按公諱澤。字汝霖。世爲義烏人。元祐六年中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三年。改官知萊州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擢用事者。旣丐祠而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因卜居焉。經郊恩敘。復監鎮江酒。靖康元年。以臺臣薦。召對。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更其名。計議使。訖不行。會遷易河北帥守。乃擢公直祕閣。知磁州。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祕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

之。朝廷卽授以兵馬大元帥。公爲副元帥。暨高宗正位宸極。命公以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徙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爲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公方身任中原之事。時宰忌公者。從中沮之。公以憂憤成疾而薨。建炎二年也。有旨拜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而遽以遺表聞。詔贈觀文殿學士。尋賜諡忠簡公。階正郎。卹典初行。止用侍從恩數。進四官。後乃以通議大夫告其第。累加至開府儀同三司云。公墓在鎮江之京峴山。而立廟於鄉郡。從祀於邑庠。並著爲有司之彝典。謚之生。上距公歿二百餘年。且去家爲浮屠。而不忘乎賢其賢親其親。祠事之興。又禮之以義起者也。潛是用序次其作始之自。并以公官闕之概系焉。公平生大節。及功施於社稷者。有傳在國史。有遺事行於世。茲不書。

重修釣臺書院記

漢嚴子陵先生。會稽餘姚人。史稱先生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卽位。令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拜諫議大夫。不受。去耕於富春山。按圖志。是時齊爲郡而未爲國。其遺迹已漫不可考。今建德之桐廬。實富春故地。先生釣臺在焉。所謂嚴陵瀨也。不獨以嚴名其地。而且以嚴姓其州。先生高風盛烈之所存於此。爲最著。崇立而表顯之。使人知所嚮慕奮發。不亦爲民師帥者之職歟。釣臺有祠。剏於范文正公作州之日。而重新於蕭侯燧。其有書院。則自陸侯子遙始。更王侯秘。趙侯汝歷。規制乃備。國朝仍其舊。設師弟子員。而鄰僧怙勢。悉奪其恆產。以爲己有。訴之於官。僅復其半。所食者瘠田五十畝而已。間嘗入錢佃其旁官山三十頃。取鬻薪之奇贏。以佐營繕之費。豪民欲擅其利。構訟連數歲不決。至正元年秋。總管羅公下車。首務

修明學政。偶閱其牘。亟命度其地之肥磽。均而爲二。俾分佃之。咸以爲平。而各安其業。山長沈元鼎。方謀銖積寸累。以興壞而起廢。公復諭士人合私錢二千五百緡。助其弗給。土木之須。靡不畢具。元鼎尋書滿。徐天麟繼之。公以元鼎經畫有素。留使同竟其役。會達魯花赤高昌公適至。與公併志壹慮。臨視勸相焉。寮佐亦克交贊其事。而躬程督之勞。則縣達魯花赤亦刺馬丹也。屋以間計。凡四十有九。完舊者曰燕居殿。曰祠堂。曰清風堂。曰招隱堂。曰客星閣。曰山高水長閣。曰遂高樓。曰羊裘軒。曰懷仁輔義兩齋。增新者曰三公不換亭。曰天下十九泉亭。曰錦峯繡嶺亭。曰東臺西臺兩亭。登臺之路。而爲門以識之。又作門其外。榜曰釣臺。曰富春山。庀事于是年之十月。而訖役於明年之五月。寓公遺老來學之士。共樂其成。於是馬君泰之。以書來屬潛識其歲月。夫以二千石之重。而荷承流宣化之任。所以導揚上德。扶世覺民者。非可家至而戶曉也。本諸名教。樹之風聲。待其目擊而心惟。氣感而機悟。將有惕焉於中。不能自己者矣。諸君子藏修游息於斯。顧瞻江山。想像儀刑。聞先生之風。而莫不興起。尙無忘賢師帥新美之功哉。若夫先生之行義。與出處之大致。見於前賢所論述者。潛不敢贅陳也。高昌公名間爾。仕於中朝。歷章佩監中尙卿。羅公名廷玉。興和人。以監察御史累遷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今由兩淮都轉運鹽使來蒞茲郡云。

海鹽州新作大成樂記

古之釋奠。折俎升觴而已。其爲禮也略。故其用樂之始。莫得而詳。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說者或以合爲合樂。然則釋奠之有樂。其出於古歟。若其音節器數。則自漢儒未嘗言之。前史所載元嘉之六佾。特施

于太學。開元之宮懸。僅設於南京。政和造雅樂名大晟。始頒行於天下。而紹興著令。郡邑釋奠。其樂三成。蓋至是而州縣學有事於先聖先師。無不用樂者矣。國家有因有革。存其聲音器物之舊。而變其稱號。以新一代之觀聽。今所謂大成樂是也。海鹽昔爲縣時。旣立學而廟祀孔子。逮版圖入職方。朝廷以其地大人夥。易縣爲州。而廟學之制猶循其故。禮具而樂缺。有司以吏議所不責。久寘弗講。至正元年夏四月。陳侯某來知是州。首務興舉學政。問其籍。則爲士者百家。爲田者萬畝。問其春秋之事。則有牲幣而無樂。侯爲之惕然。與寮佐延諸儒共圖之。僉言儀真。有周君者。善樂事。老而不仕。寓迹於雲間。欲正雅樂。非君不可。侯卽俾持書幣迎致焉。君曰。樂以導和。不和不足爲樂。僕觀江淮間所用樂。雜出于伶人賤工之手。器不中法。音不中律。左右高下。參差混淆。惡足以致和哉。苟徒捐厚費而飾虛文。僕弗爲也。侯曰。作樂以和神。惟君言是聽。君乃爲著其度數。齊量。範金爲鐘。而協以古律管。彼此適均。吹其律而鐘自應。至於琴瑟亦悉自製。惟笙磬之屬。擇善工使受指畫而爲之。集諸生三十有二人。教之肄習。而以明年春二月上丁合奏焉。在列者無不欣豫。於是教授陳某。以狀來屬。予書於麗牲之石。用垂永久。蓋古之設教。莫重於樂。非止用于釋奠也。侯之於樂。不但欲辨其鏗鏘。又必求通其義者。相與討論之。可不謂知所本乎。諸君子從侯修其時事。周旋升降於堂序之間。必有聞其樂。知其德。而鼓舞于鳶魚飛躍之下者矣。是舉也。有功於教道甚大。非徒備其闕典而已。可無書乎。

德清縣學祭器記

德清縣學新作。祭器成。主簿潘君以書來曰。縣有學。學有廟。尙矣。前教諭蔣鈞所置祭器僅四十有九。吾縣尹蘇侯之始至也。首以興學爲務。勒褒封之辭。以昭國典。飾嚴奉之具。以崇廟貌。增廣生員。而訓迪勸勵之。尋用今教諭胡宗海之請。按舊圖補造祭器之未備者。百三十有九。樽爵簠簋豆登鬯勺槃玷之屬。如式告完。費錢以緡計者千七百五十。皆富而好禮之家。慕嚮而悅助之者也。蓋侯之撫民有恩。馭吏有法。而濟之以無倦。今達魯花赤與侯下車同日。克篤於寅恭之義。併志壹慮。俾伸其所欲爲。僕居其間。雖無能爲役。亦左右交贊之。故未及朞月。而庭無滯訟。姦豪屏息。官府事益以簡。餘力所逮。自社稷壇三皇廟。至於公署賓館亭臺庫廡。以次畢新。凡侯之所設施。可稱道者非一。而莫重於禮器之大備。願舉其所重爲之記。他善狀得以附見焉。予惟古之釋奠爲禮也。略爲器也。容不必備。今旣廟事孔子。在著令爲中祀。牲幣物器咸有定制。其禮自朝廷達於四方。而偏州下邑。迫於米鹽細故。日不暇給。春秋之薦。幸不廢而已。蘇侯獨識其若緩實急。而不苟於因陋就寡。考儀文之缺。而於器數之末。有所不遺。能盡其職分之當爲。而敬其事如此。餘可知也。庸弗辭而記之。達魯花赤名李蘭奚。河西右族。蘇侯名靖。世居濮之臨清。潘君名子陽。予同郡金華人也。祭器之目及助錢者之氏名。悉列于石陰云。

南山題名記

婺之官學於杭者。每歲暮春。必相率之南山。展謁鄉先達故宋兵部侍郎胡公墓。仍卽其廟食之所致祭焉。竣事。遂飲于西湖舟中。以敘州里之好。大德八年春三月癸亥。會者四十有四人。魏國趙文敏公時方

以集賢直學士領儒臺。潛幸獲從先生長者之後。而趨走於公履屐之未逮。今三十有九年。乃以非才。補公故處。暇日從鄉僧游龍井。覩公舊題。而興道其故事。咸謂不可久廢而莫之舉。亟以白於宣政副使王公。合同郡大夫士。暨方外交四十有一人。以至正二年春二月癸亥。復會於南山。追數向之四十有四人。存者殆無幾。或顯融於中朝。或隨牒調補於遠方。或已倦游歸休於家林。惟潛忝有祿食於此。而得齒茲盛集。未知後三十有九年。今之四十有一人重來者誰歟。古人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題名之所爲作也。諸公謂潛宜題識其首。是用弗讓。而直書其歲月。以俟後之覽者焉。

通濟橋記

婺瀕溪爲郡。二水薄城南合流而西。其勢滋大。距城一里所。故比舟爲浮橋。以達往來。霖潦暴溢。絙弱弗支。舟數敗散。水湍悍不容篙艣。或有急而冒險以進。多致覆溺。西峯及菴禪師。憫人之病已甚。謀伐石作橋。以利永久。禪師名德之重。尊官大吏。豪商富民。莫不慕嚮之。輸財薦貨。狎至宣慰使合刺。緡金吾公。爲移閩闡。徵善工而授役焉。度地於浮橋西若干步。排積沙以定其基。布橫木以實其底。爰石於淵者十有三。旁爲兩隄。中爲十一頓。凡頓之形。西正方。東則小橢而刻其上。以殺水怒。起大德四年秋九月。訖十年春三月。兩隄十一頓皆集。未及架木爲梁。而禪師遷湖之道場。尋委順示寂。杭游民沈甲。斷髮爲頭陀。走京師。給權貴人言。我及菴弟子。願假外護。以畢橋事。權貴人不知其詐。爲請于東朝。旣得請。南還。則並緣取民財。奪商人木。衆共患之。郡長吏亦遭其凌侮而弗堪也。乃發其姦。陳之臺司。以聞於上。正其罪。沒入

其錢遂罷橋局而毀石頓。石堅緻不易動。僅什其五而止。延祐元年冬十有二月也。禪師之法子雪牛葛公嘗以橋不可廢訴於官。議久不決。元統二年春。部使者徐公甫下車。卽詢民間利害當興除者。未幾。友雲龍公時主西峯法席。亟以茲橋爲言。徐公矍然謂人之爲民害者。宜繩以法。橋以利民。不宜因人而廢。親署公牘爲申明之。未報。會徐公入參議中書省事。白於宰相執政。咸以爲橋梁與不急之役異。詔旨甚明。有廢必舉。無可疑者。符下。龍公首罄衣孟以倡興作。江浙行中書省既給以前所沒入之錢二萬餘緡。行宣政院。亦命開壇集衆僧受具戒。得香幣之資爲錢五萬緡。乃市大木於處之遂昌。募良匠於閩南江左。以至正二年夏四月。庀事。今工部尙書慶喜公。前刑部尙書張公。並持部使者節而來。躬蒞視之。且輟俸金以增役費。寮佐及所部吏民。欣助恐後。二公復併志壹慮。殫其勸相程督之勤。於是諸頓悉完。頓之高去水四十有一尺。貫以木梁。被以石甃。高出頓上又八尺。而橋成。橋之修七百八十尺。廣若干尺。覆以屋。如其修廣。楹間五十。而爲殿者三。爲亭者二。殿以妥觀音大士。泗洲僧伽。玄天上帝之神。亭以眞四天王。因浮橋之舊名。榜曰通濟。其年冬十日。旣望。張公率憲府暨文武官屬以落焉。俾來俾爲之記。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有司歲一治之耳。是役也。遡其造端之始。已不啻四十年。而一作一輟。卒有待乎任風紀者。力振舉之。援著令以從事。乃克就緒。其廢興所繫。固非有司之常事。可以概論。夫何以措其辭哉。昔泉州守蔡公。記萬安渡石橋。第敘役要。而不及其他。蓋春秋之法。所謂直書其事。具文見意者也。某不佞。敢竊取斯義。考其廢興之故。而備記之。用謹歲月。貽諸後之君子云爾。

博古堂記

故翰林待制僉淮西北道廉訪司事申屠公。至元間名御史也。公平居無他好玩。惟見以古彝器法書名畫求售者。輒援厚直取之。所蓄既富。絨膝度置。覆以傑屋。名曰博古之堂。公歿逮今。十有□年。嗣子耀州史君傳藏。護視惟謹。升其堂。如見其親之存焉。間嘗諭於某曰。我先君燕休之所。曰九思堂。吳文正公實爲之記。別號忍齋。則翰林待講學士揭公記之。武昌別業有籟谷。則翰林待制柳公記之。作樓以儲書曰墨莊。則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勒名其上。獨博古堂僅存治書侍御史李公。魏國趙文敏公。所書扁榜。而未有爲之記者。幸畀以一言。俾我後人永保而勿墜。不亦可乎。某生也後。不及從先生長者登公之堂。而區區陋微。於諸大老無能爲役。然託雅故於耀州。非一日。安敢以不敏辭。昔者孔子言夏殷之禮。而謂杞宋之文獻爲不足徵。當孔子時。杞用夷。宋圖霸已久。典籍散亡。而賢人之存者無幾。其不足徵。尙何怪乎。秦人焚詩書。而博士所掌故無恙。蕭何從沛公入咸陽。第能收其丞相府圖籍。以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至於先王之舊典儀物。則一切委棄弗顧。而墮於楚人之手。以同歸於煨燼。有識之士。所爲追恨痛惜而不已也。國兵南伐。趙氏納土。旣封其府庫。以入於有司。而一代之儀章物器。皆公爲江浙宣闡都司時。親受於其主者。以上於朝廷。武夫俗吏。莫敢壞傷。斷簡殘編。亦靡亡失。其有功於斯文甚大。中原文獻流落東南者。固不得比隆夏殷。公之賢於蕭何。則已遠矣。而又能以餘力窮搜極訪。因山巖邱隴屋壁之遺。而窺見昔人制度法象之所寓。精義之所存。公之有志於古。豈徒以資耳目玩好而已哉。矧

以耀州爲之子。克謹其承。久且弗忘。不待常祭而齋。然後思其居處。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也。來者詎可忽諸。公諱致遠。字大用。東平壽良人。其歷官行事。有永國文康閣公所爲碑銘。此不著。耀州名嗣。以清方直諒世其家云。

述古堂記

吳郡繆仲素。好古博雅之士也。平生所嗜。惟古器物。卒然遇之。輒購以重貲。並寘一堂之上。其目若干。所寶用者。有宋內府故藏。紹興丁巳。邵諤所進述古圖圓研。因以述古名其堂。而求予記之。述古圖。本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用著色寫雲泉花木。及一時之人物。按鄭天民先覺所爲記。坐勘書臺。捉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喜觀者。爲王晉卿。凭椅而立視者。爲張文潛。按方几而凝矜者。爲蔡天啓。坐盤石上支頤執卷而觀畫者。爲蘇子由。執蕉篋而熟視者。爲黃魯直。凭肩而偶語者。爲陳無己。據橫卷而畫歸去來圖者。爲李伯時。按膝而旁觀者。爲李端叔。跪膝俯視者。爲晁無咎。坐古檜下。擘阮者。爲陳碧虛。袖手側聽者。爲秦少游。昂首而頹石者。爲米元章。竚立而觀者。爲王仲至。坐蒲團說無生論者。爲圓通大士。偶坐而諦觀者。爲劉巨濟。凡著幅巾者十有一人。烏帽者二人。而其一爲道帽。僊桃巾。琴尾冠者各一人。衣深衣紫衣褐衣者各二人。青衣者四人。黃衣者三人。而其一爲道服。繭衣紫氎衣各一人。一童執靈壽杖。一童捧古研。兩女奴雲鬢翠飾。則王晉卿家姬也。石牀錦褥。玉卮瑤琴。以次陳列。大谿峭壁。怪石淙流。曲徑危橋。映帶左右。松竹蘭蕙。紅蕉紫茂。蔽翳聯絡。天民又謂有羽流。名動四夷。師表千古。伯時偶未之及。乘間寓意。

繪而爲圖。以資好事之玩。莫知其所指爲誰。記作於政和甲午。後一十又三年。謬乃以研進。研蓋端溪紫石。其形正圓。隆其中以受墨。環其外以爲水委。而旁刻茲圖。其物采雖不可辨。而服飾位置。猶彷彿可視。所謂述古圖圓研也。予聞商書記遲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夫所以欲求器於新者。豈忽遠而貴近哉。取其新以適於用而已。三代先秦古器。往往流傳至今。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離馨崇鼎。一旦歸于士庶之家。固無所用。惟研也者。自王公達於庶人所通用也。矧茲製作之妙。備存人物儀刑之舊。而其用則日新而不窮。宜爲仲素之所貴重歟。堂以研得名。記爲堂而作。仲素所蓄。有出於茲研之前。而非堂之所以名者。予不得而盡著也。

西湖書院義田記

昔天下未有學。惟四書院在梁楚間。今江浙行中書省。所統吳越間之地。偏州下縣。無不立學。而其爲書院者。至八十有五。大抵皆因先賢之鄉邑。及仕國遺迹所存。而表顯之。以爲學者之依歸。不然。則好義之家。創爲之。以私淑其人者也。獨杭之西湖書院。實宋之太學。規制尤盛。舊所刻經史羣書。有專官以掌之。號書庫官。宋亡學廢。而板庫具在。至元二十有八年。故翰林學士承旨徐文貞公。持部使者節。浚治於杭。始崇飾其禮殿。而奉西湖上所祠三賢於殿之西偏。行省以其建置沿革之詳。達於中書。昇書院額。立山長員。異時書庫官之所掌。悉隸焉。顧所以瞻之者。田皆薄瘠。且遠在他州縣。富歲所輸。猶多不登。營繕廩給之須。猶或匱乏而弗繼。未有餘力及其書也。郡人朱慶宗。以二子嘗肄業其中。念無以報稱。乃捐宜興

州泊陽村圩田二百七十有五畝。歸於書院。遵著令減其租什二。實爲米一百三十有二石。請別儲之。以待書庫之用。而毋移他費。凡書板之剝缺者。補治之。舛誤者。刊正之。有所未備者。增益之。主教事者。旣白於儒臺。而轉聞於憲府。俾有司蠲其田之徭役。慮後人昧于所自。而墮其成規。徵文爲記。以示永久。昔蘇文忠公記李氏山房藏書。以爲物之悅於耳目。適於用。而不敝不竭。隨人之才分。求無不獲者。惟書耳。李氏於其書旣取而用之。而書固自如。未嘗少損也。夫書誠可悅而適用。不敝不竭矣。使傳刻者。歲滋久而常無弊。則摹造者日益廣。而豈有竭哉。向之書院。若白鹿洞。若嶽麓。非朝廷所賜。無以得書。今也以布衣之士。而垂意於學校之事。不患其居之不崇。食之不豐。而患其書之不完。此仁者之心。無窮之惠也。學者宜無求而不獲。能玩味其英華。而究極其根柢者。幾何人哉。蘇公所以嘆古人得書之難。而其學非後世所及。後世之書。多且易致。而學者益以苟簡也。蘇公書院之先賢。顯誦其說。而推明之以爲記。庶幾來者主張是而勿廢。且以勸夫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者焉。

黃文獻公集卷之七下

記

沈氏義莊記

湖之歸安東七十里。是爲花城。爲其鄉之望者曰沈君。家故業儒。君之父處士公。遺外聲利。不有仕祿。而樂出私財。以賑人之急。謂親親仁民。宜有本末次第。首圖創義莊。以教養其族人。未及就緒而歿。君以爲前人之志不可不續。爰以至順辛未。捐田五百畝。建義塾。構殿宇。安先聖先師像其中。以春秋修釋奠之儀。闢講舍齋廡。延宿儒爲之師。而聚族之子弟。俾隨材以受業。鄉人來學者弗拒也。尋復以至正乙酉。捐田五百畝。卽義塾之南立義莊。屋以間計者若干。歲取其田之所入以實之。擇族中之長且賢者。同主其出納。貧無以給。昏喪諸費者。量薄厚之宜。制隆殺之等。而周給焉。大抵本於昔人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懼來者弗克嗣其事。則以聞于外宰。相執政及部使者。咸報如所請。沈君旣求里之寓公。記其義塾。而義莊未之有記。乃敘次其事。以屬筆於予。古之有國家者。必度田授民。以厚其生。立宗收族。以教之親愛。自其法不行於後世。而民之失其養者日多。風俗亦日衰薄。然而萬古一心。萬心一理。田制壞而此心不與之俱壞。宗道廢而此心不與之俱廢。仁人君子。苟充其一念之良心。推吾有餘。資彼不足。使得遂其生。而

發其油然而親愛之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哉。是則生乎千載之下。猶爲三代之民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有能慕沈君之爲而興起焉。將見人各親其親。而周宇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矣。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善繼善述者所宜盡心也。戚戚兄弟。莫遠具邇。秉彝之良心。誰獨無之。予弗辭而爲之記者。匪徒以勗沈君之後人。纂承而弗墜。亦以爲富而好禮者之勸也。

敏學齋記

吳郡施允文。好修之士也。築室於城東。爲齋居之所。扁曰敏學。四方士大夫來吳。允文必踵門請見。來者亦莫不樂與之遊。會予將北上。艤舟姑蘇驛。允文來求予記。其所謂敏學齋者。予告之曰。六經之言學。肇見於武丁之命說。而論爲學之道。曰遜曰敏而已。遜者。欲其謙退。而如有所不能。敏者。欲其進修。而如有所不及。退則虛而受人。進則勤以勵己。二者固不容偏廢也。孔子大聖人而不自聖。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可謂遜矣。然而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則其求之也。曷嘗不貴於敏乎。他日與顏曾二子。言仁與孝。而二子皆自謂不敏。其遜抑可見矣。回之仁。參之孝。三千之徒。未能或之先焉。豈真不敏者乎。苟徒爲自卑。而不思所以自強。是謂知退而不知進。蓋遜雖美德。然必敏則有功。由是言之。則爲學之道。所重尤在於敏也。允文取以名其齋。誠知所務矣。而允文不自以爲足。汲汲焉欲求予言。申其義以記之。予聞孔子教人。以訥於言而敏於行。又以敏於事。慎於言爲好學。允文平居奉親孝。交朋友有信。敏於行與事者也。因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進進不已。必有深造自得者焉。奚以予多言爲哉。姑以此復於允文云爾。是爲記。

閒止齋記

錢唐張子英。生宦家。且居今盛時。而雅不樂仕進。日以篇翰自娛。尤嗜淵明詩。摘其語扁所居室曰閒止齋。而屬予記其所以名之義。予觀淵明止酒詩。章首即以居止城邑逍遙閒止爲言。則其所謂止者。不止於止酒而已。夫天壤閒事物。有萬不齊。是非之相傾。利害之相乘。妍蚩之相形。強弱之相陵。莫知其所終極。而人以眇然之一身。與之周旋。而左右酬酢乎無窮之變。孰能於膠膠擾擾中。求其止乎。山林枯槁之士。棄事絕物。而寓情於風月寂寥之鄉。仰雲嵐而俯泉瀨。若可以止矣。是猶爲有所待。而未能無累於外也。惟放於自得之場。物任其性。事稱其能。而吾方且遺其所寄。不知城邑之爲山林。山林爲城邑。斯可以無往而不得其所止。此非莊生之所謂逍遙。而淵明取以爲言者乎。抑其言不止於止酒。亦不止於及其居止也。坐止於高蔭。而不知孰爲輪奐之美。步止於華門。而不知孰爲康莊之達。味止於園葵。而不孰知爲食前之方丈。歡止於穉子。而不知孰爲侍妾之數百。非去彼而取此也。閒放不拘。逍遙自適耳。又安知孰爲莊生之遊。孰爲淵明之止乎。子英清修好古。處城邑如在山林。未嘗弊弊焉牽於名迹。宜其聞淵明之言。而有契於心也。然予聞孔子可止則止。苟未可以止而止。與可以止而不止。蓋胥失之。當其可仕。則如淵明以弦歌爲三徑之資。當其可止。則如淵明之不爲五斗米折腰解綬而去。無累於物。而異方同得。何適而非逍遙。是乃善學淵明。而得其真止者也。子英屬予記其爲止之義。予之所知若是而止耳。昔者曾子以緝熙敬止釋止善。與淵明以逍遙閒止詠止酒。其取義皆非尋常楛於章句訓詁者所能通。予方

欲見好讀書而不求甚解如淵明者。共論斯事。子英可謂淵明之流。非歟。倘能爲予言之。請留更僕而筆受之。以爲後記。

記高祖墓表後

右迪功郎黃公墓表。公潛之高祖。其葬也。宗正丞兼左司郎官朱公元龍。方奉祠里居。故我曾祖戶部公求爲之文。表於墓道。曰迪功者。宋紹定辛卯。公以東朝慶典受封初階也。後以戶部公景定閒。再遇明堂恩。庚申。贈宣義郎。癸亥。贈承議郎。咸淳丁卯。又以郊恩累贈朝散郎。高祖妣宗氏。累封安人。後公二十七年卒。年九十有二。曰孺人者。亦其初封也。子男四人。長諱夢炎。卽戶部公。是爲潛之曾祖。幼能屬文。年十有一。鄉先生或戲謂曰。小甘羅之一歲。早已能文。應聲曰。加孔子之數年。可以學易。鄉先生大奇之。表所謂挑以文。應口輒對是也。旣而以紹定戊子嘉熙丁酉。連請兩浙轉運司文解。表云。再薦於漕者。時猶未第也。公歿後八年。乃以免解。擢淳祐庚戌進士第。仕至太常丞樞密院編修官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後公三十年卒。年七十。次焱。初。戶部公客於觀文殿學士少師吳公淵。假以男爵。使就試於漕闈。非其志也。掇俚諺爲啓以辭曰。舉子忙。槐花黃。早已覺壯心之動。時文熟。秀才綠。要須取本色而歸。吳公嘉其志。而不容其卒辭。乃以回贖於焱。後累遷忠翊郎。權安慶府望江縣令。炳。蓋其舊名也。後公四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五。次煥。所後父曰伯恭。公之母弟。次熒。以公歿前一年補太學生。後公二年卒。年二十有八。女二人。長適王。困金。嘉熙戊戌殿試第五人。授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卒。表不書帥鎮軍號。而

書州名曰安吉者。取其易知也。次適劉瞻孫。卽時孫也。戶部公二子。長垓。次承節。郎諱堯。是爲潛之祖。一女。適劉景辰。長子應龜。太學內舍生。望江令三子。長埴。次塿。咸淳己巳。戶部公以明堂恩。當任子。輒推以與塿。故戶部公之子。無用蔭入官者。塿未命而戶部遭內艱。尋更名君澤。以進武校尉。試有司。名不見於表者。時猶未生也。一女。適朱叔麒。登咸淳戊辰乙科。授從事郎。處州軍事判官。遷國子監書庫官。太學一子。垓。生一女。適劉璨。垓生於嘉熙初元。而承節公生於隆興寓舍。表所書皆小字。時猶未名也。其後垓又改名景山云。孫女實三人。而表云四人。莫得而詳也。惟我高祖妣之葬。戶部公所謂壙誌。有墨本傳藏至今。而高祖墓表石。弗存已久。潛生於高祖既歿三十五年之後。今七十。始於朱公家集。獲見其文。追慕感泣。不能自己。大懼歲月寢遠。墜逸不傳。謹錄而藏之。并疏其纖悉委曲。俾我後人尙有考也。曾元而下。表所不及者。家譜存焉。

湯氏義田記

湯氏在龍泉爲鉅族。宋南渡時。岐國公思退。以文章家致位宰相。族益著。岐公之伯祖太中大夫栢。後九世。是爲武翼大夫節。武翼生望。以父蔭讓其弟。始不有世祿。有子曰鏞。字伯韶。生十三年。而德祐失國。遂隱不仕。人稱之曰石屋處士云。處士君旣不仕。則混迹民間。務爲生產作業。家以苟完。自奉甚簡薄。而樂賑人之窮急。謂仁民愛物。宜始於親親。乃置義田以贍同族。其爲田二百畝。歲可得穀四百石。擇族人廉謹而有幹局者。俾任其出納。月給人五斗。有喪者二石。葬則半之。產子者一石。再有子則倍之。子始入學。

予錢三十緡。嫁女如入學之數。娶婦則減三之一。年七十者。每歲帛一疋。能自業者弗預。不知檢飭而有子弟之過者罷之。大略倣范文正公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其爲施貧活族之義。則無以異也。蓋范公有志於是者三十年。暨出臨方面。入踐政途。位充而祿厚。始克終其志。岐公方貴顯時。未及爲。而處士君乃以一布衣爲之。可謂難也已。然嘗觀三王之民。皆有常業。食飲服用之須。不必仰於人。而後具。公卿大夫所受田祿。亦有等差。而不得過其制。安所取羨田以爲相賙相恤之資乎。若夫合族之道。又非衣食於我之謂也。厥今田制之壞。宗道之廢。亦已久矣。有能以義起禮。而崇其恩愛於服窮親竭之餘。不愈難哉。處士君三子。長濱。次溱。次京。溱不幸先卒。濱與京是繼是述。弗懈益虔。而京不遠數百里。走錢唐。求予書其事于石。以告後人。俾勿墜。孝子仁人之用心。何其深且遠歟。是固予所喜聞而樂書者也。處士君之言行。前進士葉峴旣以銘其墓。茲不復云。

寶忠堂記

翰林學士公朶爾直班。以寶忠扁其所居之堂。而貽書於潛曰。昔我魯國忠宣武兩王。佐太祖皇帝。肇造區夏。克有大勳。慶賞所加。爰及苗裔。爲國家之世臣。茲已八葉。忠武始嘗以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建牙于燕。而今京師迎陽里第。則吾祖同知通政院事府君之所作也。予不幸少孤。痛自策勵。獲底於成人。蒙被眷知。備員禁從。恆凜焉以隕其家聲爲懼。竊聞古之人。或以善爲寶。或以仁親爲寶。而吾家世之傳。則以忠爲寶。子孫官謹其承。相與保守之。而弗失。是用名吾堂曰寶忠。庶幾退食於斯。心在帝室。夙

興夜寐。靡敢忽忘。不可無告後人。俾繼吾志。願有述而刻諸。某歷觀漢家之豪傑並起。而從高帝馳驅於中原。高帝既定天下。異姓之臣裂地而王者八國。類皆鮮克有終。張耳頗以智自全。亦僅至其子而止。獨吳芮受知高帝。稱之曰忠。著于甲令。由衡山而長沙。傳號弗絕。迄今千百年。猶廟食於一邦。孰不曰德之薄者。其流卑。德之厚者。其流光。推本而言。則爲德之薄厚。特係夫能忠與否耳。惟扎刺爾氏之先。奮其雄材。翊扶興運。元功茂烈。載于彝常。自時厥後。享有茅土。訏謨廟堂。出入帷幄者。莫不世濟其美。德業之盛。有光于前。雖古帝王輔弼之臣。殆不是過。非僥倖於一時之際遇。而謂之豪傑者。可同日而語也。然自魯兩王父子。下逮東平之三世。易名節惠。悉冠以忠。與向之著令稱忠者。若無以異。令聞長世。不亦宜乎。蓋人材與時高下。固有不齊。至於事上之貴乎忠。無古今一也。公以宗臣世胄。日侍天子清閑之燕。而謙退不伐。克念厥紹。休沐在外。輒與鴻生駿士。探討儒家者流之言。而知忠之爲貴。奉以周旋。如恐弗勝。旣以受之前人者。昭揭而自儆。又圖有託以貽方來。俾永勿墜。爲虛豈不深且遠哉。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此所謂寶上之賜也。公之所寶。家世之傳也。能不失其家世之傳。則能久有夫上之賜矣。百世之下。尙鑒于茲。

學齋記

伯溫甫以學齋扁其居室。而來諗於某曰。予幸以國子。獲執經於館下。忝釋褐而備官。使於西陲者二十載。異時同舍生。類能以文學論議自見。已獨無稱焉。大懼去師友日遠。墜失不得附於英俊之列。爰以學

名吾齋。庶幾退息於斯。有所自儆。以爲進修之地。匪但求無媿乎今人。苟未至乎古人。不敢不勉也。子其爲我記之。某聞魯論所記。子夏氏有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之言。說者謂。斯言非爲學而弗仕者勸。乃爲仕而弗學者戒也。然則學之優或不必於仕。仕之優曷可以無學乎。蓋古者由家而鄉以達於國。固無地而無學。其賢能之興於鄉者。必還以長而治之。歲時屬民射飲讀法。使之習容閑禮。考德問業。莫不有教學相長之道焉。則亦無事而非學。無時而非學也。今之爲學。旣不皆與古合。其仕者又率以鈎撫趨辨爲大務。而無暇從容出入升降酬酢於儒服俎豆之間。若夫隨牒遠方。邈焉海隅。徼塞萬里之外。則弦誦之聲。益以希闊。年未至而不視學者皆是也。有能不爲事物之所奪。風氣之所移。而卓然以古人自任。如伯溫甫者。不亦有志之士歟。歷觀書傳所載。能終始於學者。無如衛之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作詩以自儆曰。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先儒以爲此誠意正心之極功。則其所學可知也。伯溫甫數歷之久。譽望甚著。年踰強仕。以選擢外宰相之元僚。而居是室也。忘其齒之長。身之貴。不怠於自儆如此。其亦武公之徒矣。由是而登於武公之年。所造詎易量哉。且老之爲言考也。庸謹記之。以俟他日考其成焉。

勅賜丞相冀寧文忠王祠堂記

故丞相冀寧文忠王。以至正七年秋九月十八日丁巳。薨于位。二十六日乙丑。祔葬京城和義門外之先塋。八年春某月某日某甲子。建祠堂順寧府宣平縣宮家莊之景賢書院。冬十一月十二日甲辰。宰執大臣。奏事明仁殿。而退諭上旨。俾臣潛撰其先塋碑銘。并以祠堂記命臣潛製其文。賜王母弟今大司農達

世貼陸邇。使書于石。仍勅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姚庸。篆題其首。而刻焉。惟武宗皇帝。昔在潛邸。出鎮朔方。故丞相和寧忠獻王。以宿衛重臣。久侍帷幄。上既嗣大歷服。忠獻遂以佐命元勳。入秉國鈞。夙興夜寐。勤勞帝室。將寘其家于北土。令就高爽而遠歎。乃以上所賜宮家莊之地。築別墅居之。而延師教其子弟。俾有成立。爲時名臣。卽文忠及大司農也。里人化之。無不悅學。忠獻以父老之請。爲創精舍。聚其子弟而教育之。有司以狀白于中書。畀之額曰景賢書院。立山長爲學者師。忠獻旣歿。因作堂而祠焉。其構興之初。今上皇帝。特出內帑金錢幣物。以相其役。東朝及中宮。致助有差。迨其訖功。上復遣使函香具牢醴以落其成。詔詞臣歐陽元爲之記。至是別爲堂以祠文忠。事聞。又命臣潛記之。臣潛竊考古者天子之公卿。有大勳勞。則祭於大烝。後世之廟廷配享是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設廟祧壇墀而祭之。後世之羣臣家廟是也。傳所謂釋奠有合。有國故則否。說者以爲國故。若唐虞之有伯夷。后夔。周之有周公。有則自奠之。無則合於鄰國。今學校各祠其鄉之先賢。猶有取其遺意也。夫唐虞成周。固非有鄰國之可合。舍夷夔周公而誰歟。忠獻以雄材偉略。出則膺爪牙之任。入則荷腹心之寄。至於處危疑之際。不動聲色。而施轉旋闔闢之功。民志以之而定。國勢以之而安。可謂社稷之臣矣。文忠用貴王賤竊之術。佐今天子於重熙累洽之餘。以親附百姓。鎮撫四夷。爲己責。而務使官得其職。物遂其宜。雖古良相。殆無以過。而況前作後述。濟美象賢。位冠百僚。爵超五等。是宜配侑於烝祭。享祀於廟室。豈鄉國之間。學校之士。所得而專乎。其相與尸而祝之者。蓋以事夷夔周公之禮事之也。臣潛庸因記事推述而論著焉。文忠諱鐵。木兒達識。

官中書左丞相錄軍國重事。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贈開誠濟美同德翊運功臣太師中書右丞相。階勳皆如故。追封冀寧王。諡文忠。餘見於前記。及上所賜勳德之碑者。此不具。

監修國史題名記

宰相之職。掌佐天子。正百官。於軍國之政令。無所不統。惟領史事。則特給印章。別設官屬。而勅尾以之入銜。重其事也。昔在世祖皇帝中統二年。翰林學士承旨王公鶚。奏請立史局。纂修先廟實錄。及遼金二史。其國史則請以右丞相史公天澤監修。上悉從之。至元元年。始置翰林國史院。十三年。乃制授平章軍國重事耶律公鑄監修國史。建官實始於此。其後恆以上相。專綜監修之務。或並命次相。則曰同監修。委任可謂重矣。若稽往制。詞臣史官。班列不同。職掌亦異。今既合爲一院。而史事獨屬之宰相者。蓋紀錄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廢置之政。布在方冊。垂於萬世。其所繫之重。非他司比。抑可知也。故凡大拜之後。必諏告視篆。於本院廳壁。固宜有其題名。然自史公天澤。耶律公鑄。逮脫脫太傅公。兩入中書。相今天子。九十年間。領史事者之官位名氏歲月。皆未有所登載。於是院長謀於寮友。而訪於中書之掌故。得右丞相天澤太傅公而下總口十有口人。礪石大書而深刻焉。其莫得而詳者皆不著。亦闕疑之義也。

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世祖皇帝中統元年。初設翰林學士承旨。官止三品。至元元年。乃建翰林國史院。而備學士等官。八年。院

升從二品。成宗皇帝大德九年。院升正二品。仁宗皇帝親攬御筆點定。置立學士承旨六員。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直學士。各二員。皇慶元年。院升從一品。迄今遵爲永制。先是蒙古新字及亦思替非。並教習於本院。翰林國史集賢兩院各爲一。仍兼起居注。領會同館。知祕書監。而國子學以待制兼司業。興文署以待制兼令。編修官兼丞。俱來隸焉。其後新字旣析置翰林院。而復立集賢院如故。今興文署已廢。本院於起居注會同館祕書監國子學之事。悉無所預。回回學士亦省。而亦思替非以待制兼掌之。今上皇帝建宣文閣。而不設學士。詔以經筵崇文監皆歸於本院。崇文監言其非便而止。惟於學士承旨而下。摘官判署經筵之文移。頃因纂修后妃功臣傳。又以執政兼學士承旨等官。而無常員。此建置沿革之大略也。自中統至元以迄於今。題名久未克立。是用蒐羅故牘。考其姓名資秩遷次。而刻諸石。庶來者有考焉。夫題名雖非古。而唐宋以來。偏州下邑。莫不有記。矧以文學侍從之臣。於焉萃止。安可觀其闕文而弗之講乎。覽者因其人而尙論其世。則國家之聲名文物。名公大人之遺風餘烈。猶可概見也。僚屬參佐。具於別刻者。此不書。

上都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凡官署咸有題名。記之者。必述其職分之所當爲。以寓夫官師相規之意焉。粵自世祖皇帝。作別都於灤陽。一遊一豫。無非事者。列聖相承。遵爲典常。文武百司。扈從惟謹。翰林國史。職在代言。以施命於四方。載事以傳信於萬世。天子出御經筵。則勸講進讀。啓沃聖心。退則紬繹前聞。以待訪問。任重而地親。上所識

擢必動閥近臣。儒林大老。與一時名人魁士。實侍從之高選。非他有司比也。由至治元年。逮今二十有七年。分院題名。歲各有記。於其職分之所當爲。論之備矣。茲不復勦取舊說而重陳之。第記其官位氏名。歲月。庶來者有所於考焉爾。蓋大駕以至。正七年四月十九日。發京師。五月十二日。駐蹕上京。八月十三日。回鑾。院長而下。除拜則書。或將指而行。或賜告而去。不悉書也。經筵之職。曰領。曰知。曰兼。無專官。惟居翰林者。獨主其文移出納。故合本院與其曹屬。並列於左云。

中書省右司題名記

官署之有題名。尙矣。覽之者。問其人。可以知其政。故記之者。必本其職分之所宜爲。以寓夫規警之意。而風厲焉。烏古孫公良楨之爲右司郎中也。以題名未建。命考諸故牘。得其氏名歲月。將刻石於廡下。未及成。而出持閩中部使者節。尋復召入參議中書省事。乃屬今右司諸公。緒成之。而俾潛爲之記。潛竊惟都司以彌綸省闈爲職。於事無所不預。較之舊制。則唐之三省尙書。有左右丞管轄衆務。而左司右司爲之副。宋之三省左右丞。升爲執政。中書門下。別設檢正之官。而尙書之左司右司居其次。逮至我朝。政本一出於中書。而丞轄檢舉之職。悉歸於左右兩司。其委注之專。前所未有也。而況右司所掌。付受兵刑之政。最號雄繁。而百工之事。尤爲叢劇。豈他有司限於官守。而可指其職分之所宜爲。以寓夫規警乎。雖然。今之任是官者。皆天下之選。昔人所謂學爲宰相者也。後之人觀其氏名。知所欽慕而奮發焉。則其爲風厲也大矣。庸弗敢辭。而謹記之。

上都御史臺殿中司題名記

天子時巡上京。則宰執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職。分官扈從。國朝舊典也。凡公署必立題名。以志其去來之歲月。御史臺殿中司之有題名。始於至順三年。率皆刻木爲方板而書之。至正八年。今殿中侍御史堃。僊護都李羅鐵穆而。慮其久或蠹敝。乃命代以石。大書而深刻焉。且俾潛記其作始之自。謹按漢御史大夫有兩丞。其一曰中丞。居殿中蘭臺。外督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與劾按章。亦謂之中執法。則居殿中者。實古中丞之職。魏以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大朝會則簪白筆側陞而坐。乃殿中設侍御史之始也。其後殊時異制。沿革靡常。在唐則兼知庫藏出納宮門內事。京畿諸州諸衛兵禁。而政務非一。在宋則三院並得言事兼察事。而官守不分。逮我世祖皇帝至元五年。肇建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二員。而以殿中別爲一司。正名舉職。糾察朝儀。外廷稱慶。則對立於龍墀之下。而不與庶僚序列。大駕行幸。則卑從於豹尾之中。而非若他官可以更休。委任既專。地位復密。臣僚有所敷奏。無不與聞。而其命秩之崇。品在第四。視唐宋以七品官爲之。重輕之不侔。從可知也。自非勳賢貴胄。秉清方直亮之節。夙爲衆所嚴憚。莫宜當其選。由是而致位卿相。未始乏人。誠欲使來者知所慕效。而思繼其風烈。則所託以昭示於永久者。曷可缺歟。蓋物莫壽於金石。然自古及今。名垂天壤。與國家相爲無窮者。固不獨特夫金石以爲存也。請以是爲記可乎。是歲乘輿以五月屆灤陽。八月回鑾。十月甲子朔記。

杭州路儒學興造記

杭於宋爲行都。士之所聚爲京學。凡著籍其間。得以類申補太學諸生。人以此古之外廡。四方之士咸附集焉。以厭於太學。故其規制褊迫。庫陋。顧出他州郡下。擔簦負笈而至者。殆無所容。德祐納土。杭爲外藩。聖化所暨。無間遠邇。士風之盛。不減異時。廟學悉沿其舊。久未有所改作。禮殿之東有論堂。宋理宗書。養源堂三大字。故在。左右前後。環以十齋。曰進德。曰興能。曰登俊。曰持正。曰賓賢。曰崇禮。曰致道。曰尙志。曰養心。曰率性。每齋前列屋爲間者五。而後爲爐亭。題扁。則文丞相天祥。陳參政文龍。諸名公書之。堂之北爲高閣。以藏書。榜其顏曰尊經者。國朝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公興所書也。大德七年。王教授去疾始撤尙志一齋。以廣殿基。至大四年。倪教授淵遂撤養心率性兩齋。以營學宮廡舍。至治元年。進德興能兩齋燬於災。總管忽都魯沙。又卽其地構廳事。僅存而可居者五齋。率皆局於地勢。前阻達路。後逼廡居。雖欲充拓。使就顯敞。而遺囂煩。不可得也。至正二年夏。細人之家。不戒於火。飛燎及殿檐而止。持正賓賢崇禮致道四齋。與廟垣外比屋而居者數十家。盡燬弗存。執事者請割學西隙地。益以錢若干緡。易其廢址。改建論堂。四年夏。儒學提舉班公惟志方理之。度木簡材。而李君祁來爲副提舉。亟命學正錄直學等。揆日庀工。適當總營趙公璉下車伊始。教授謝君池亦至。趙公旣銳然以學校爲己任。謝君亦克併志壹慮。而趨事赴功。乃徙闕於四齋之故位。且爲屋掖其兩旁。而以堂之故位作新堂。及前軒。設大小學齋。東西對崎。輦石刻置闕之北數百步。而爲亭以覆之。殿廡門廡。官廳吏舍。及故所有登俊一齋。下至庖廩之屬。仆者起之。缺者完之。丹采之剝蝕者飾治之。屋之因舊繕葺。更新創造。以閒計者總若干。甃堂涂自門屬於

閣二百餘尺。土木匠傭之費。爲錢若干緡。爲米若干石。悉出於贍學經用之餘。未嘗以匱官勤民。爲士者亦無所與。始作於六年冬十一月。訖役於七年夏四月。謝君狀其實。馳書京師。屬潛記之。夫政事由人而廢興。制度隨時而損益。必人與時會。乃可以舍舊而圖新。今天子嚮用儒雅。嘉惠斯文。羣臣承宣德意。如恐弗及。經之營之。室苟美矣。息焉游焉。士何事乎。誠能充類致思。而知吾之所居廣居。所位正位。所行大道。非人之所能廢興。非時之所能損益。必有感厲奮發。求至於聖賢之域。而升其堂入其室者。則賢師帥振起作新之功。不止若今所記而已。潛旣序其工役之概。併志所望於其士者如此云。趙公至治辛酉龍飛進士。今爲禮部尙書。班公前集賢待制。李君至順癸酉廷試第二人。謝君宋丞相太師魯王五世孫也。

胡侍郎廟碑陰記

胡公仕宋。爲時名卿。婺之永康。實公鄉邑。公嘗讀書方巖山中。歿而爲神。發祥其處。宣和間。封佑順侯。紹興末。乃賜廟額曰赫靈者。初。封誥命中語也。佑順之號。旣累加以嘉應福澤靈顯極於八字。淳祐閒。遂進爵爲公。更號顯應。尋加正惠寶祐初。再加忠佑。杭之南山龍井源公墓次。有顯應廟。勅命在焉。廟不書賜額。而以顯應名者。因初進封之號也。公本以助王師。殄巨寇。廟食於一鄉。而其光靈無遠弗被。能出雲爲風雨。農人咸以望歲者。望於公。凡村墟里社。必爲祈報之所。故公之別廟。布滿於郡境。不啻數十百區。其在吾烏傷之稠巖者。里人方氏倡衆爲之也。宋初。婺之第進士者。自公始。至其季年。方氏有大冶丞應龍。以進士起家。而族日益大。其子孫相率致力於祠事。彌久弗懈者。蓋亦視公爲鄉先達。而知所敬慕。不徒

効俚俗徼福於公而已。廟之創造以至元二十六年。重興以至正九年。新廟告成。以記來謁於潛曰。公之陰佑乎斯民。而變化不測。有以驚動其耳目者。庸夫孺子皆能言之。至於公之奮由一第。逮事三朝。十握州符。六持使節。選曹計省。歷踐要塗。晚以從官。全身而退。其有德於人。有功於國。與夫出處之大致。非薦紳先生莫能言也。願備著之。潛竊惟公之官闕治行。有傳在魏國韓公所修宋實錄。而文正范公所撰公墓銘。論次尤悉。謹書而俾之。使刻諸石。且爲之記。其作廟之顛末。附見於石背。若郡志言公嘗奏免衢婺身丁錢。民被其賜而爲之立廟。則傳與墓誌皆無所登載。姑俟博洽之君子而考實焉。

樊川記

樊川。長安勝處也。荃仙護都殿中君別業在焉。間嘗謂予曰。吾先世家隰州之永和。五世祖雍郡公。薄遊關中。愛其風土完厚。遂徙居鄠。雍郡之仲子。是爲吾高祖雍國貞獻公。被遇世祖于略畔山之陽。眷遇甚至。而恬於進取。足迹不至京師。以京兆奧魯總管終于家。吾曾祖太師奉元忠貞王。吾祖太師涇陽忠宣王。再世掌上京留鑰。前後四十餘年。忠貞旣歸老關中。而忠宣亦返葬於鄠。蓋視鄠爲鄉土久矣。吾父佐今天子。位爲丞相。匪朝伊夕。陟降左右。而吾又以大臣子。叨被上恩。入則侍閒燕于內廷。出則奉溫清於私室。去鄉土日以遠。鄠杜異縣。而壤地相接。樊川在杜之封內。卽吾土也。頃嘗買田築室。將以佚吾私而不可得。蓋無一夕夢寐不在其閒。幸爲之記。庶幾時一展玩以自慰焉。按圖誌。漢京兆杜縣之樊鄉有樊川。以樊噲所食邑得名。一名後寬川。以其水出秦嶺。又名秦川。有佛廬號華嚴寺。俗但稱之曰華嚴川。京

兆今爲奉元路。杜廢入萬年。而萬年今爲咸寧縣。其南三十五里。是爲樊川。西爲章曲。東爲杜曲。則唐人所爲城南章杜去天尺五者也。夫氣運之消長。往來無窮。人事之盛衰。每與之相爲終始。秦樹隴雲。斜陽衰草。城是而人非。無復向來冠蓋追遊之盛。而原隰之平。泉流之清。陸海之富饒。民物之蕃阜。不減於異時。雨露所濡。佳花美木。生意充周。未嘗少息也。唐宰相杜岐公甲第在長安。而樊川有別墅。中有桂林亭。卉木最爲幽邃。日與公卿燕集焉。後以太保致仕。遂居于此。家廟石室。遺迹故存。岐公孫牧之。尤愛樊川。傾俸貲以治其墅。其知中書制誥也。每退直。亟召密友往遊其地。自謂吾老爲樊川翁。要有文章數百首。號爲樊川集。殿中君與牧之。生宰相家。則同。執法殿中。又同。所不得與牧之同者。昔之城南去天尺五。今則去天半萬里矣。欲朝而往。暮而歸。於竹洲藤岸。苔徑花齋。不可得也。能勿緬然而長望。渺然而遐思乎。予聞古之達人。以太虛爲家。無何有爲鄉。視半萬里。皆吾室吾闔也。而況鈞天清都之樂。又安可與下土同日語。殿中君曰。是有以慰吾平生之懷矣。遂次第其語。書而歸之。是爲記。

白牛鎮戴氏義塾記

嘉興郡城東北六十里。曰白牛鎮。居人數百家。爲其鄉之望者。曰鳴谷處士戴氏諱某。字某。患鎮學之弗立。而後生小子無所受教。規創義塾。以私淑乎里人。有志未遂而沒。後二十年。其子曰光遠。字君實。始因其經畫之素。度地於鎮東若干步。廣袤可二十畝而贏。程土物。略基趾。考正面勢。召匠簡材。揆日興作。先聖先師之殿峙其中。論堂踞其後。齋廡翼其旁。邃廡穹門。下至庖溷庫庾直舍之屬。爲屋總四十有五間。

陶甃黜聖。纘壯而不華。圖史之藏。什器之須。纖悉舉備。周以繚垣。環以幽篁。佳木花徑果踐。而瀦其流泉。爲芰荷菰蒲之區。又十畝不啻。起至正某年某月。訖七年某月而告成。八年春二月。乃延儒師。招來學。用仲丁行舍萌之禮。退卽講席。俾序進而請業焉。四齋職教者各一人。生員恆百五十人。割上腴之田五百畝以贍之。旣卒成前人之志。又將有以昭示于後人。而圖其永久。於是慈谿黃伯成甫。以高文宿德。主領教事。俾來求予記之。予聞昔人有言。惠有術也。養有道也。惠不在豐而在乎不費。養不在大而在乎不窮。豐而多費。是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非其術也。大而易窮。是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非其道也。惟其不費。故可尙也。惟其不窮。故可貴也。戴氏父子。其深知夫惠之之術。養之之道矣乎。古者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門側之堂爲塾。大夫士年老不仕者。爲左右師。而閭中之子弟學焉。今之義塾。猶有其遺意。若夫屋室之多。爲閭至四十有五。則不止於門側之兩堂。學徒之衆。爲員至百有五十。則不止於閭中之子弟。是皆非古之所有。其爲惠也豐矣。古者步百爲畝。而以百畝爲一夫之私田。民無不受田之家。而士不必仰給於學。今俾以田五百畝。則十家之產也。而況今一畝爲步。至於二百四十。又不止十家之產而已。是則出於古之所無。其爲養也大矣。天之生人也。莫不賦以仁義禮智之性。聖賢與塗人。本無以異。因其根於心者。使之親師取友。朝益暮習。而日趨於善。逮夫深造而自得。皆其本然之固有。初非損於此以益於彼。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物之聚也有數。而其用也易耗。雖封君之富。欲以萬鍾爲弟子之養。尙恐廩人之粟。有時而弗繼。今仍欲以布衣養徒之事。自任而致其力焉。使之因地之利。歲取之而不竭。利於今者。有以

施及於後。斯不亦養而不窮乎。蓋設教必有先後次第。此特導以幼學之節。而養其良知之本云爾。他日由是而以俊選論於鄉。以賢能登於天府。授之以政。將見利澤之加於人。爲惠益豐。爲養益大。戴氏父子之功。奚獨善於一鄉而止乎。按郡乘。宋名臣陳公舜俞。其地人也。舉進士。應制科。皆在前列。以山陰宰召試館職。不就。而上書力詆青苗法。忤執政意。謫爲監當官。公以直道自信。無所回撓。每跨犢往來山中。自號白牛居士。人遂以名其故里。諸生息斯游斯。仰企前修。儀刑未遠。誠有所感慕而興起。安知無如公者。出於其間。戴氏父子。且與之同不朽矣。此又予所厚望。庸因記事而并志之以俟焉。

婺州路新城記

婺在吳爲東陽郡。在梁爲金華郡。隋肇置婺州。國朝卽建州路設總管府。而郡城之創始。靡得而詳。圖誌載宋宣和四年。知州事范之才重築。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之。舊爲門十有一。後窳其四。而存其七。東曰赤松。南曰八詠。曰清波。曰長仙。曰通遠。西曰朝天。北曰旌孝。逮今二百有三十年。圯壞勿葺。非一日矣。聖人有作。一視同仁。八荒之內。莫非我室。我闔。林林總總之衆。相安乎鑿飲耕食。無分乎此疆爾界。而皇靈所被。封守有截。隱然若天險之不可陵。不假參以人力也。顧以承平滋久。執事習於因循。忽於細微。不測之變。起乎倉猝。中區俶擾。而旁州比縣。民譌不寧。於是行中書省。用江東浙西列郡之請。俾治其故城而新之。以備非常。謂浙東地瀕鉅海。尤關於要害。併下其事於帥闈。令郡府相其便利。而講行修築之政焉。婺實肅政廉訪司治所。今副使伯嘉訥奉政公。僉事禿滿鐵穆爾朝列公。奉議王公武。暨照

磨某官王君某咸以爲有備乃可以無患。此古之良規。今之切務。屬總管太中陳侯伯顏不花。亟謀興作。僉事鐵穆迭爾奉議公適至。交贊其議。陳侯亦自任爲己責。而不敢後。爰頒其役於州縣。州縣之長吏各率所部之民來聽要束。資糧既具。匠傭既集。乃揆日以庀事。大家則量地而賦工。中產則輸材而佐費。屬落屏蔽。次第就緒。然以古之言地利者。蓋曰高城深池。今外濠湮塞。城已高而池未深也。不可憚其勤而諉于方來。由是役既輟而復舉。籍向之役所不及者。使出錢爲僦直。募閒民來卽工。而官給其食。推求故道。疏鑿而濬滌之。州縣長吏則更休迭進。以董其役。副使公首尾親臨督視。命寮屬某等相繼總其功程。而爲之經畫勸相。經歷某官某繼至。副使公藉其欣助爲多焉。城之綿亘。悉仍其故址。以尺計者。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厚二尋有四尺。高二尋有二尺。以今昔之度準之。俱有加於舊。纘壯雄峻。則昔之所無也。七門並啓。扁鍵如式。而西北二門皆環以甕城。甕石爲路。修與城等。綏甃爲堞。其崇五尺。屋于門觀之上者。七。以謹候望。屋于雉堞之間者三十有六。以嚴徼巡。其南因大溪以爲險。北東西三面。壕之修以尺計者。八千六百二十有五。廣六尋二尺有八寸。深二尋有六寸。跨以三鉤橋。遏以三石壩。壤高水絕。則列樹七星椿。以防其空郤。屋於壕塹之旁者三十有六。而棲戍卒於其中。凡城之役。起至正十二年春閏三月己亥。訖其年秋七月乙酉。積日爲百有七。壕之役。起是年冬十月丁卯。訖明年夏五月甲申。積日爲百九十有八。而畢潰于成。居者有恃而無恐。往役者以分之所宜爲而忘其勞。陳侯使序次顛末以授某曰。其爲我書而鏤諸城隅。用昭示於後人。某竊惟易於萃戒不虞。而重門擊柝。有取於豫。使節所莅。葵爲會府。民

物萃聚。殷盛叢劇。儆戒無虞。而陰銷潛引。姦覲之萌。誠有不容緩者。鄰境之枹鼓相聞。而婺獨安堵如故。居安慮危。思患豫防。及是閑暇。而汲汲焉圖所以固吾圉。夫豈過計也哉。矧今風紀之司。弘宣德化。而人知尊君親上。撫字之官。博施恩信。而人樂趨事赴功。且將以民心爲垣墉。士氣爲樓櫓。精神翕合。與山川之脈絡。相爲流通。益重金湯之勢。而於地利人和兩盡之矣。國之保障。永永是賴。嗣爲政者。所當知也。可無書乎。

松溪縣新學記

建爲先師朱文公之闕里。松溪建屬縣。士生其閒。身親受業於公之門。與聞公言論風指於淑艾之私者。踵武後先。其地雖褊小。而士習爲最盛。逮入皇朝。治教休明。人才尤彬彬焉。縣故有學。規制甚備。至正十二年。大盜竊發於河南。而江淮閩粵。繹騷不寧。山谷魯氓。相延而起。侵軼縣境。蹂踐民居。兵燹之後。惟夫子廟。若魯靈光之歸焉。獨存。識者知爲天佑斯文之兆。匪朝伊夕。必有起其廢者。今天子方慎擇守令。惠綏黎元。十四年夏六月。今縣尹凌侯實來。視篆之三日。用故事。款謁於先聖。禮成而退。左右顧瞻。徘徊太息曰。學校之廢興。長民者之責也。我其敢不以爲己任。卽命鉤考簿書。徵理歷年瞻學田租。在豪民黠吏之手者。凡得米若干石。資以召匠市材。揆日庀事。侯躬泚教護。屬功而課其章程。縣人攝尉事葉弘道。暨教諭李璿。訓導傅子實。皆悉力以相焉。自禮殿論堂。齋廡寢室。至於門廡庖廩。咸撤而新之。崇其垣墻。端其術道。墜茨瓴甃。黝堊髹彤。舉稱其度。始于秋七月。訖于冬十月。而告畢工。安神有位。配侑在列。範銅爲

祭器而他所宜有者靡不具完。藏修息游各適其所。佩衿來集。弦誦相聞。饋膳之須亦無乏絕。侯既行舍萌之禮。以落其成。不遠千里。俾諸生揚壺奉書走金華山中。以記爲請。昔杜子美題詩衡山縣學。稱陸宰以雅才新意。修儒服俎豆事。反干戈之餘。其辭逸出橫厲。氣誼激烈。數百歲之下。讀者猶爲之悚然。侯下車之初。卽以興學爲先務。披荒殘。植棟宇。甫十浹旬。而畢潰于成。其雅才新意。視陸宰孰多乎。竊觀魯人之頌僖公曰。旣作泮宮。淮夷攸服。固非衡山之事。可同日而語也。賢侯導宣上化。以振起士類。將見魯人之頌復作於今。雖子美未易贊一詞。矧以眇焉末學。衰朽諄眊。猥令載筆爲之記。何能鋪張偉績。以昭示於方來也哉。姑序次其廢興之歲月云爾。侯名說。吳興人。大父祕書少監公。夙任風憲。父集賢直學士公。治郡有聲。家學淵源。所從來非一日矣。宜其爲政知所本。而不謬於緩急之序如此云。

杏溪祠堂記

杏溪祠堂者。鄉先生傅公之祠也。先生諱寅。字同叔。幼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而讀之。閒從說齋唐公。質疑問難。皆有援據。可反復。說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陔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先生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歷。兵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窮究根穴。訂其譌謬。資取甚博。參驗甚精。事爲一圖。累至於百。號曰羣書百攷。大愚呂公。閱其禹貢圖。攷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矣。揭其圖。請申言之。而坐諸生以聽。且曰。以所能者教人。所不能者。受教於人。理之所在。初無彼此。先生亦樂爲之盡。齋聲不倦。先生于文中子。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苟道一章。屢嘆息而

言周禮太平之書。于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特以備凶荒。未必常用也。況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國服爲息者。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一而服之。及其害人。則曰是藥出於名方云爾。常恨熙寧諸賢。未有如此辨之者。故百攷之書。于成周之授地賦兵封國制軍增地制域畝步溝洫稼穡貢賦特詳焉。亦足見先生之學。可措于實用。而非虛談矣。先生又嘗徧游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詢諸史牒。而得其成敗廢興之故。歷歷如指諸掌。是豈徒以登臨之適爲快也哉。先生之教人。每謂下學上達。自有次第。不先其近者小者。而驟語其遠者大者。後生淺薄。學益不實。故於小學尤所留意。來學者恆以百數。必先授以曲禮內則少儀鄉黨諸篇。使于日用之間。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先生論古軍制。纖悉備舉。而不欲人讀兵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爲權衡。遽聞譎詐之言。則先入者爲主。害心術矣。此先生之所學與所以教之大方也。先生世居婺之義烏。父孝儼。篤行君子。母樓氏。禱於石姥山而生。先生骨秀神聳。蚤有器識。事親孝謹。處兄弟子姪。均一無間。鄉閭有事。輒以身任之。非公事不至官府。縣長吏之賢者。必造而問政。言無所隱。人有陰被其賜而不知者。里居之日。與馬公師文、孫公居敬爲同志。永嘉戴公少望。聞先生名。奉贄願交。大愚在朝行。數稱先生之文學行義。彭公子壽、章公茂獻、葉公正則、吳公德夫、汪公季路、黃公文叔、黃公商伯。無不推敬。文叔欲與同列。奏補以官。知先生不可屈乃止。惟館于商伯最久。賓主之間。日以義利相箴切。不爲無益語。他所與游。亦皆顯人。至其爲臺諫。爲執政。則絕不與通。先生旣不有仕祿。又不屑治生業。商伯持浙西庾節。遺以錢五十萬。先生悉散。

於宗族鄰里。一無所留。晚益貧。郡守孟公聞而嘆曰。不可使賢者饑餓於我土地。乃輟俸貲。倡其親友。爲買田築室于東陽之泉村。而先生遂爲東陽人。於是大愚及一時名公。皆在黨籍。相繼放逐。先生亦杜門不復出矣。先生好爲詩。閑遠古淡。有陶靖節邵康節之風焉。子七人。皆克紹其家學。大東尤敦愨。克肖其德。大原試漕闈。爲本經第一。先生旣遺。猶子定。受業朱文公之門。得其微言奧旨。歸與諸弟共講。而大原亦從慈湖楊公游。楊公亟稱之。程子謂君子教人有序。非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不教以遠者大者。先生之所以教。皆程子之遺意也。先生年六十有八。以嘉定八年卒于家。後百二十年。曾孫師蒙。師佐。懼人易而世疏。乃卽家建祠。歲時以享祀。燕私合其族。祭主於先生者。始遷之祖也。上援其父者。明有所本也。下及其子者。示有所傳也。堂成于重紀至元之二年。師蒙已卒。因以侑食堂。師蒙作也。祠堂堂軒。爲間者三。翼以齋廬。爲間者六。有田三十畝。子孫更掌之。以供祠事。師蒙兄子似翁。將圖其永久。爰以狀來謁記。且曰。祠之作。本以寓子孫追遠之意。而邑之士友。以爲古者鄉先生歿。則祠于社。其禮久闕。弗講。乃相率爲文以祭。牽聯得書。屬序其興作。而首著先生學術源流之懿者。庶幾後人知有所矜式也。來者能聞風而興起焉。則是祠也。有功於名教甚大。奚止可以合其族而已。乃如其言。併書之。

遠懷亭記

東陽蔣君子晦。作亭名遠懷。京兆杜君伯原爲之篆題。而未有發其所以名之義者。子晦旣不可作。其子相與謀。而以記來屬於予。蓋子晦之先家於東陽者十一世。乃定縣南二十五里之橫城。曾大父迪。功府

君生於宋季。用入粟佐邊。補初品官。而不汲汲於求進。平居澹然無營。惟務擇師。最其子弟於學。且將推以淑其一鄉。未及有所爲而逝。大父建昌府君。有材幹。而倜儻尙義。纂承先志。以景定元年。卽所居之西。建講堂寢室齋廡直舍及庖廩之屬。爲屋以間。計者總若干。割田租一萬以隸焉。號橫城義塾。迎致故禮部尙書方公爲之師。公時自著庭歸臥蛟峯下。欣然爲之出。其立教先德行而後文藝。凡所揭示。一本於先儒。月書季考。具有程式。擔簦負笈者。不遠數百里而來。居無何。聞廷議欲畀以婺之郡符。東陽。婺屬邑也。公遂撤皐比而去。鄉先達見山喬公。霽月陳公。存齋呂公。繼之。四明東洲吳公。又繼之。爲教悉遵其舊法。戶外之屨。亦無減於昔。名人魁士。項背相望。後生晚出。頭角嶄然。見於題名石刻者。六百八十有五人。建昌之諸父元善。兩膺鄉薦。從弟合猶子朋龜。並登上庠。領胄舉。長子國光。尋升學館。仲子國賓。從子國華。國珍。俱取漕薦。咸淳六年。建昌爲仇家飛語所中。不得安其居。而塾廢矣。天朝奄有南土。至元十五年。命左丞廉公行中書省於江右。聞其久在廬陵。亟遣招之。見其磊落不羈。論議輦輦。知爲奇士。力加甄拔。授進義副尉南康路建昌縣主簿。時已年踰耳順。拜命之官。不久辭歸。距祖居三里所。營別業於南溪上。以處。其季子卽子晦之父。穀城府君也。旣又遷義塾故宇之僅完者於溪東。更號城南精舍。謀復合子姪。及里之俊秀。羣居而肄習焉。二十一年。精舍甫就緒。而建昌歿。穀城逢時休明。慨然以材自奮。久留京師。且有官簿於朝。暨出爲穀城尉。倦游而退休於家林。遽以疾終。精舍亦廢矣。子晦自以生晚。不及覩家塾之全盛。而其美意不可不續。圖起其廢。而有不暇給。爰卜地於精舍故址之南百步。曰黃金塢。雙峴擁其

後鄰邑之桃巖龍門諸山拱揖其前。而東岡獨據乎勝處。以至正元年六月構屋其上。爲禮間者三。昇石刻寘其中。外爲小軒。以憩來客。而便觀眺。曰遠懷亭者。示子孫使勿忘也。故翰林學士侍讀尤公序東陽縣志。稱其大家多創書院。作好飯。招延名師。以教鄉黨子弟。詩書講誦相聞。旁郡他邑所不及。指石洞西園南湖安田先賢過化之地。及金龍四塾而言也。山空歲晏。遺響寂寥。而蔣氏一門。百年五世。君子之澤。猶有餘潤。明發有懷。前人未遠。如將見之而親聽命焉。攷其成規。舉其墜典。使賢材興於昭代。義聲動於遐方。豈非子晦之初意乎。此予所厚望於其嗣人也。其可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者。奚止若今所記而已。穀城之墓。予實銘之。得以互見者不贅焉。

書東陽徐氏族譜後記

宋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徐公諱彬。字文伯。潛之曾外祖也。徐爲東陽著族。七世以上名皆闕。而以行稱。六世祖曰增。兄弟五人。增最長。次永。次極。次謙。次逸。族大而分。增居縣南。徐。謙居縣東。號東徐。兩族尤盛。掇巍科。躋臚仕者。代不乏人。增之子曰起。起之子曰壽。公高祖也。曾祖曰元輔。祖曰楠。免解進士。考曰斨。公以太學上舍生。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補安慶府教授。堂差泗洲教授。召除國子正。寶祐六年。與潛之曾祖戶部府君同在兩淮制幕。爲主管機宜文字。淮西則公。淮東則戶部府君。故戶部府君爲我祖考請婚焉。祖妣之來歸。景定元年也。時公已不祿。一子亦早夭。二女。一卽我祖妣。次適永康章氏。潛生未晬。遽自免乳。去母氏之側。而荷祖妣之撫育教誨者二十年。祖妣歿已久。而祿忝有祿食。德薄

位卑。所以榮其先者。寵數有限。莫仲罔極之報。衰退之餘。誤蒙收召。入直翰林。備員侍講。始用著令。推恩於祖考祖妣。比年兩膺錫命。潛旣得謝而歸。虔奉制書。展告墓下。族姻里黨咸會。祖妣之再從姪文泰亦在焉。因出徐氏譜圖。俾潛以祖考祖妣之年壽卒葬。贈封官爵。系於下方。我祖考諱堦。卒於大德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壽六十有五。祖妣卒於大德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壽六十。以十年八月合葬於義烏縣所居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塋之原。祖考前承節郎。初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再贈嘉議大夫。本部尙書。上輕車都尉。進封本郡侯。祖妣初追封江夏郡君。進封本郡夫人。文泰。字伯通。有學有文。庶幾能亢其宗者。徙居義烏三世矣。

